



明内

171





△山西交城玄中寺山門



從瑞典醫學權威證實人體電流及磁場

推論「識能之輪迴」

馮馮

前言：

以前我在拙作多篇提及佛陀與菩薩全身放射瑞光金光，（例如：拙文「佛頂光輪的科學證據」——內明月刊），已經提出了不少科學的根據來證明，但是，也還有些冥頑不靈的人來信表示不足以說服他。如果我必須一一回信，那麼就不勝其煩了。我只能再發表一篇拙文，作又一次更詳盡的科學印證。

這兒寫的，是介紹瑞典放射醫學家布莊·挪丹斯滄博士（Dr. Björn Nordenström）在最近一九八六年初所發表的「人體電能與電磁場的發現」實驗報告，由（一九八六年三月號）美國「科學新發現月刊」予以薦介及評論。我參考上述兩文，在此提出討論，請多指正。是幸。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四日（佛節於溫哥華海濱永懺樓）

瑞典的「諾貝爾獎金評審委員會」內醫學評審會的主席，必須是由最有醫學成就的醫學家擔任的，一九八五年，瑞典醫學界公推了布莊·挪丹斯滄博士（Dr. Björn Nordenström）出任這個

全世界醫學界都最尊敬的諾貝爾獎金醫學獎評審主席。可見得挪丹斯滄醫生在瑞典的醫學地位之高。

挪丹斯滄博士是從一九六零年代就開始擔任瑞典京城著名的卡洛林斯卡紀念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放射綫醫學部

主任醫師，該部門是全世界一致推崇的放射綫醫學權威研究院及治療醫院。

早於一九五零年代，挪丹斯滄醫生就發明了不少創新的放射綫治療方法，在當年曾經被視為異端，但是漸漸都被接受，至今已為全世界各大醫院普遍採用，成為經典式治療方法了。

美國波士頓著名於世的貝絲·以色列醫院（Beth Israel Hospital）臨床放射綫醫學系主任，摩利士·西門醫生（Dr. Morris

Simon)說：「挪丹斯滄博士是一位最富於創新智慧的放射綫醫學家，他對於放射綫學與醫學的世界性貢獻極大！」

一九八三年，挪丹斯滄博士發表他數十年來的實驗及醫療實錄，該書名為「生物的閉路體內電流之臨床實驗錄與人體電流系統之理論證據」該書長達三百五十八頁之巨著，大約有四十萬字，英文譯名為：「Biologically Closed Electric Circuits: Clinic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an Additional Circulatory System」。

這本書詳述他在實驗中發現人體內的閉路電流及電磁場，自成一個小宇宙。

他發現人體的電流循環的程序，我可以簡約為下列四個階段（見附圖），予以解釋：

1. 人體電流的機械作用 (Mechanism)，相當於電池的電流發生情形，在電池或電瓶封閉內的稀鹽酸溶液內，兩端有分隔鋅片與銅片，稀鹽酸使兩片金屬釋放負荷為負電的電子，與荷正電的粒子。在兩極金屬之間，用導體管子相連起來，則它們的游離電子就會聚滙成爲電流，沿着導管流動，使電燈點亮（圖1）。

2. 人體內的體素細胞內，含有各種礦物質元素，例如鈉與鉀，它們的原子都有荷電，一受刺激，各會放出荷電的電子或粒子，一般說來，鈉會放出負電，而鈣放正電，電流產生，立即傳遍全身的由神經細胞組成的神經系統，傳到大腦，大腦內的腦神經，形如樹根之微細根鬚，閃電不停。於是作出反應。人體的神經系統，其實是一個電流系統，有電流，就會發生電磁場，有電磁場，就會發光。

人體的體素受傷，或是肌肉運動，都會在該處的細胞發出荷正電的粒子，同時，它鄰近的體素細胞，在隔離情形之下，會相對地發出荷負電的電子，這種正負兩極情形，就會形成像電瓶的閉路電流情形，滙成電流（見圖2）。

內明

第一七一一期目錄

特稿

從瑞典醫學權威證實人體電流及

磁場推論「識能之輪迴」……馮 馮…… 3

肇論淺釋（續完）……單培根…… 12

特載

「大智度論」集粹之五十三——

論菩薩轉與不退轉……智 銘…… 17

轉載

廣欽老和尚法身示現奇跡……馮 馮…… 19

釋廣欽老和尚一生傳奇多……宗 昂…… 22

專稿

中國古代求法僧人之艱苦旅程……呂沛銘…… 27

筆譯

談修斷四食……智 銘…… 30

法海拾貝

省庵大師論心願「八相」……蔡惠明…… 32

滴盡最後一滴血……寄 東…… 34

台中蓮友心目中的雪公恩師……淨 毅…… 35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九

從「免疫力失去症」的新發現推論

佛教爲何戒邪淫（續完）……馮 馮…… 36

虛雲和尚（續）……馮 馮…… 42

佛教消息

……編輯室…… 44

封面：山西交城巖山宋代建造之白佛塔

面裏：山西交城玄中寺山門

底裏：依山而建的玄中寺大雄寶殿

封底：巖山白佛塔眺望玄中寺全景

3. 人體內體素產生電流細部情形是，血管成爲外有絕緣的導管，纖維血管（Capillary）的細胞膜成爲電極（electrodes），居間的體素成爲可供微粒子滲透的屏障（Barrier），好比電瓶的隔膜。血漿成爲電流的導體（見圖3）。

4. 我們把毛細纖維血管的末梢放大來觀察（見圖4）。當可更容易明白電流發生情形。

毛細纖維血管的細胞膜，是天然地荷電的電極（見圖3左上方圓圈內）其細胞內的酵素（Enzyme），含有金屬礦物質元素，例如活躍的鈉與鉀等等，經常放出電子或粒子，可以滲透細胞膜的極微細孔（又稱細胞壁），受到刺激，立即反應，互相交換，電子羣通過由酵素（Enzyme）組成的導體橋樑，流向另一邊。形成閉路電流，及形成電磁場，只限在細胞局部流動。

挪丹斯滄博士發現：當肌肉運動伸縮時，它的動脈毛細血管就會增加放電現象，累積電荷（肌肉受傷時，動脈毛細血管積聚電磁更多），毛細血管的細胞微孔都關閉，迫使電流流入血液河中及滲透鄰近的毛細血管細胞壁膜，一路傳遞過去。

圖（4）是一根毛細血管的直剖面，它的左邊，最上方：

（a）是一個毛細血管細胞的放大示意圖，其右壁荷正電，左壁荷負電，兩壁之間，有梯級形的物質，是酵素橋樑。

（b）是說明在一個毛細血管的細胞內部，兩邊細胞膜壁的極微細孔張開，兩邊的電流互相交流，循環不息於細胞內。注意觀察：它的右壁荷正電，左壁荷負電，細胞內部的細胞液內，靠右邊的是相對的負電電子，靠左邊的是相對的正電粒子。

（c）這是放大的荷電微粒在細胞內部液體担任渡船功能的情形。

（d）這是顯示在細胞內的閉路電流交流情形，電流並不流向外邊。故此稱之爲局部個體的閉路電流及電磁場，在本圖的最下方所顯示的，是受到刺激後，或肌肉運動伸張，或受傷之後，細

胞的微孔就對自己關閉，迫使電流成爲長流，一途滲入鄰近的細胞壁，另一途滲入毛細血管內的血液河流，而循環至較大血管及身體其他部份（在血液內的電流是正電，在血管細胞一路傳遞過去的是負電），於是，人體全身到處都有正負兩種電流在循環，形成巨大的電磁場，有發光現象。

用我們的肉眼來觀察，不容易看得見人體迸射的電磁光，因爲我們肉眼的視能不足以接收那樣的微弱光波，我們可以看見電燈光，和天空閃電等等較長的光波，却不能收到微弱的短波，但是，蜜蜂的眼睛就可以看得見我們身體迸射的電磁光波。如果我們用寇連氏攝影術來拍攝人體，就可以攝得人體的電磁閃光情形，可以見到頭部有圓形的光環，肩頭各有光環，胸圍心部放射光環，肘部亦有光環，每一隻手指尖端都有小光環及噴射光焰，膝部亦有光環，每一腳趾亦有小光環及噴射光焰，甚至於眉心亦放射毫光，舌頭亦有光焰，眼睛亦有光焰……全身七彩光霧閃閃。

那情形就像地球的南極與北極都有電磁場在放射極光閃閃，從太空上攝影，用紅內綫攝影機，就拍取得地球的周圍全是瑞氣重重，紅光紫光閃閃，光焰比地球大了數十倍！地球好像是花蕾的中心，那些磁光好像是交織的變幻紫紅花瓣。

人體迸射的電磁光具體而微，當然不及地球的極光及磁光那麼巨大，因而不容易爲肉眼所見，但是，肉眼不能見，並不能就否定它的存在，人眼的視覺，所能接受的光波波長是有限的。人眼看不見紫外光與紅內綫，但是蜜蜂與很多昆蟲的眼睛就能看見這些短波的光。我們不能因自己看不見紫外綫及紅內綫就武斷地予以否定其存在（說起紅內綫，英文是 Infra-red，是指的光譜上紅光以內的邊緣短波光波，一般人常將它與紫外綫混淆，誤譯爲紅「外」綫，這是未經過細心研究過光譜的粗心大意）。有些人的視覺能力特異，是可以像蜜蜂那樣看得見紫外綫及紅內綫的，這種人可以看見別人身體發出的電磁光，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每一個人都有電磁場，都會發光，甚至於每一個動物也都有，甚至於每一株植物亦有光，它們的身體構成，脫不了是大自然的各種元素。而每種元素都是荷電的，因為元素的原子內有電子，是荷負電的，原子內的質子是荷正電的。有人死硬地說人體不可能有電磁場，動植物不可能有電，那是他們不知道萬物與生命的構成基本，也不懂得原子及次原子。

其實人體有電的學說，並非到二十世紀末年才有，在西洋，早於柏拉圖與阿里士多德時代這些希臘的哲聖就說過人體有電。印度的佛經幾乎每一本都敘述人體放電現象，本本佛經都說佛陀眉心放射白色毫光，足趾發射光芒，胸前放心輪光，肩頭放光，舌頭放光，頭上放出巨大金色光輪，先佛時代的「韋陀經」（世俗誤譯為吠陀經）更早就有說人體閃閃放電磁七色光芒，經中亦有教人製造現代電池之方法。

平常人都有電磁場，有電光，動物亦有，植物亦有，只是肉眼看不見。其實，毫不神怪，並無希奇，只有完全不懂新科學的人，才會以其無知及幼稚武斷來否定及抨評佛菩薩的法身瑞相！須知道，常人尚且有電磁場，就算喝了酒的人，身體的電磁光也會轉盛，情緒激動也會使電磁光陡增；手指的光焰噴射更多更長，這是因其血液循環加速及激素陡增所引起的，已經醫學及科學證明，有什麼「迷信」？（溫哥華水族館的聖誕樹燈泡數十閃光，是用池中鰻魚體內電力的。連魚類體內都會發電，昆蟲都會發電，這也是迷信嗎？）

如果一個人肯信佛守戒，肯修持，不殺生，不為名利所縛，他一心念佛，樂施好善，多行慈悲，那麼，他的心地清淨澄明，身心健康，精神旺盛，他身體內的血液循環良好，他體內的電流循環穩定，電磁場因之也比平常人強盛，於是他身體發出的電磁光芒，也比平常人為強烈而且穩定，如果他學佛修習禪定，進入了禪定三昧境界，他體內的電磁光芒更加強盛，他的心意能夠控制他的電磁力，收發自如，他可以用心念集中電磁成爲光束，從眉心發射出來，也可以發出心輪之光，也可以收發控制手指脚趾

的發光，他的心中空無一物，於是他腦部發射出金色光輪。這些情形，是很合科學的。

不但是佛教的禪定可以有此等光輪放射情形，就是其他宗教的修行者，只要做到靜定功夫，也會有類似的光芒閃射。我們不能說這是「別無分店」的事。舉例說：聖母瑪利亞以祂偉大慈愛拯救苦難不幸的人，與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相似，（有些學者認爲聖母瑪利亞是佛教從印度西傳至中東，觀音菩薩的形象衍化而成，當然這仍待細心考證，不過，從兩者相似的形象來看，亦不無可能，觀音大士以大慈大悲而現慈母相，手抱嬰兒，以清淨而現莊嚴聖潔少女相，聖母瑪利亞亦復如此），這種淨化純潔與慈愛悲愍，自然也會引發頭上的金色光輪，又如：耶穌基督不惜以身殉道爲世人贖罪，祂的博愛之心，無比偉大，祂勇於赴難受釘十字架，心中並無畏懼恐怖，這種偉大的犧牲和愛心，已經超越了一切思念，祂的心念純淨聖潔，也進入了一種忘我無我的禪定境界，祂體內的電磁場也大大地發揚光芒，因此，祂的頭上也現出了金色光輪。（至於普通人，是很少會有金色光輪的。）

佛陀乘願再來，以無比偉大的宏願，誓度衆生出於苦厄，並且，不但是要度人類，也宏願廣度宇宙各空間各種生靈，所以他講經說法，並不是單獨以人類爲對象的，也恩及於宇宙中無限空間無限世界的各種形形色色的生命：有情生，無情生，色界生，無色界生，有形生，無形生，三千大千世界各空間各天的一切有智慧有知覺「生」或「物」。佛陀會捨身飼餓虎，可見祂的大慈悲是多麼偉大，甚至不惜犧牲他自己的肉體生命去餵飼饑餓的殺人猛獸，這不是比拯救仇敵更難能可貴麼？佛陀的這種無比偉大的無我，還有誰做得到？那種泰然自若，不是甚深禪定麼？甚深禪定不就會形成體內的電磁場穩定而強盛麼？佛陀以他的無與倫比的大智慧，洞照宇宙，這些超智慧之光，照澈三千大千世界，爲了方便接引三千大千世界各種形形色生或物，而展露不同的瑞相。所以佛經每每在一開頭，就先敘明，佛在說大法時，必全身放

射光芒，澈照三千大千世界，目的是要度盡三千大千世界生靈，而非僅僅以地球的人類爲對象而已，佛陀之教，實乃以宇宙三千大千世界爲對象，宜稱之爲「宇宙佛教」，而不宜只稱爲「人間佛教」！有些學佛人或所謂佛學家，未能領略到佛陀普度三千大千世界生靈之苦心悲願，他們將宇宙佛教，縮小到「人間佛教」，或者是爲了勸導世人實踐佛法，而提出「人間佛教」之口號，含有踏實力行之意，但是，恐怕也未慮及到「人間佛教」引起的狹窄範圍與淪爲咬文嚼字的鑽牛角尖文字琢磨故紙推敲之末學吧？

我認爲，要學佛學，要治佛學，必須從信仰佛教入手，必須先決地接受「宇宙佛教」的本來佛意佛心，不能未經深入科學就遽然推翻佛經內所記載的一切佛菩薩的佛法超自然現象，妄斥佛陀的瑞相是不可能的，妄斥佛菩薩的放光是不合科學的，更妄詆佛經的紀實是偽造的「神話」。我們最好從現代最新的科學及醫學去下點老實功夫，研究過才說。徒知皮毛的學院教科書理化基本智識（其實是落伍了的），就武斷地否定未知或不瞭解的佛經所載佛菩薩的超自然神通，那非但是自己沒有福氣認識佛菩薩與宇宙溝通的奧秘，也是無知於佛菩薩普度宇宙三千大千世界的苦心悲願，同時，那樣的盲目武斷論文，也扼殺了許多人的信心；使人們認爲佛教與基督教都是「迷信」，使人們失去了善惡的判別心，使人們失去了希望，這是惡罪莫大的妄語！自作孽，惡業是極大的，所以說，謗佛毀經，惡業最深，將來必自受其惡果的，不管怎麼講多麼高深的哲理，多深奧的「佛學文字學」，多會闡揚教義，這些善念，亦不能抵銷謗佛而引人不信而作惡的惡業！

爲什麼說是罪惡最大的惡業呢？因爲，有人聽了那些幼稚的人說佛只是凡人並無大神通，又沒有瑞相又沒有超自然能力，於是，就連帶地不相信宇宙中的一切超自然，不信因果律，於是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任意欲爲，放心放胆去做傷天害理的壞事，殺人，殺生，姦淫……無惡不作，造成人間多少痛苦悲慘？

這些惡業不是很可怕嗎？

只講「人間佛教」的學者們，一意在文字上做功夫，容或亦有修行甚深守戒極好的人，到底也還是沒明白佛陀說教是爲了宇宙三千大千世界之悲願，而且他們也沒了解到，佛教的戒律，實在是基於超自然的因果律而設的，並不同於人間人爲的法律。一般的法律有太多的漏洞，往往不能夠地做戒兇頑，也不能引起全面的自發自勵的守戒，只有超自然的因果律，才有真正的勸善阻惡力量，倘若講佛理，只顧做考據之學，而不講因果，不講輪迴，又排斥佛菩薩的放光瑞相與大神通，單單只講四念處，八正道，那麼佛教還是宗教嗎？豈不變成了儒學？如果只是講儒學一般，又只講社會道德，那麼還不如去背唸黨員守則罷，那還更簡單明白得多，或者乾脆唸童子軍守則罷，侈言「正信不講神通」的人，很多是正到走火入魔了的。也不想一想，佛陀說法，是否都排斥了宇宙的超現象？佛陀如果只講道德戒律，只講文字學，爲什麼他要講阿彌陀經呢？（就算再偉大的考據學者，亦能把佛說阿彌陀經指爲偽經否？）佛爲什麼要說有極樂世界？爲什麼要詳細描述阿彌陀佛講經的大放光明？有些學者說佛陀說法只講了四念處、八正道，其餘的都不是佛說的，都是後人偽造的，添枝加葉的。我只須反問幾句：「佛陀說法四十九年，天天都只講四念處八正道嗎？都沒有從基本觀念再向更深奧的講述嗎？佛說的宇宙超自然現象，例如載於阿含經的，經過及身大弟子數百人勘定的這部佛經，也是偽造的嗎？」

如果要講正信，就必須全部接受佛說的一切，包括哲理及其超自然在內，不能侈言正信，「人間佛教」而否定佛說的超自然，更不可誤解了先賢提出「人間佛教」的苦心叫人學佛修持，而非叫人否定佛菩薩的超自然大能！拿佛學當作學問研究的人，也不應因爲自己不信或不懂就妄自誹謗佛菩薩的神通現象，否則，就是等於只吃桔皮桔核而不吃桔肉，也等只吃魚骨而捨棄全魚！自己瞎子摸象，別叫明眼人也跟着瞎摸！佛陀教弟子勿妄用神通，又說神通不可恃。但他並無否定神通，我們別誤解了！

又如：有些人攻擊基督教，妄指基督教的神蹟奇蹟是迷信，又說基督教沒有什麼，祇有「博愛」兩個字，這也是皮相之論！基督教以外，還有很多人老早主張「博愛」，但是不能說他們是宗教。例如：墨子主張「兼愛」，但是墨翟並沒有成爲一個宗教，也並未能像基督教這樣帶給世人以希望和安慰，而且推行人類愛和施予等等美德，爲什麼墨子不能成爲宗教家呢？很簡單，因爲他只講理性，他沒有講超自然，也沒有講上帝。王陽明不是講理學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嗎？他不是講實踐哲學嗎？但是，他也沒有成爲宗教家，只是成爲哲學家，爲什麼？因爲他不講超自然的因果律，他只講人間的律法，又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他？實行了他的實踐哲學？因爲，人間人爲的標準，是難以說服人的。真正最能維繫道德的最大力量，還是宗教的超自然，而宗教的超自然，並不是「迷信」，只有無知於新科學的人才妄指之爲「迷信」及極力去剝皮般地剝除宗教的最重要的骨幹，「超自然」，只要研究其另一最重的骨幹「哲學」，這是以偏概全，用心若不是可誅的惡毒就是愚昧！

宗教是不可與超自然分離的，宗教必須保持其超自然的神異神通。事實上，這些現象都不是幻想，不是臆造出來的「神話」「迷信」。現代最新的科學，越來越新發現，它讓我們重新認識佛教的超自然神通其實是宇宙中最自然的現象，我們不能以無知及肉眼不見就予以否定。固然，科學並不等於是佛學，但是科學的新發現，漸漸地走向佛學的範疇內，可以作爲佛學的許多難解的奧義的註釋，不能強詞奪理地硬說凡是運用現代科學來分析佛學的都是「牽強」「附會」。因爲，佛學除了闡揚人生哲學之外，還昭示了宇宙中一切超自然的真理，而且，人生哲學，修持，戒律，也莫不是宇宙大真理的一部份，與宇宙相通，沒有什麼理由硬說人生超越大宇宙而只要講「人間佛教」就好，不需要知道宇宙。（說到誰一人之力創造了宇宙，那也是笑話！）科學是探討及發現宇宙真理的，與佛學有殊途同歸的一部份，沒有什麼理由說講佛學就不需要科學爲佐！科學與佛學其實是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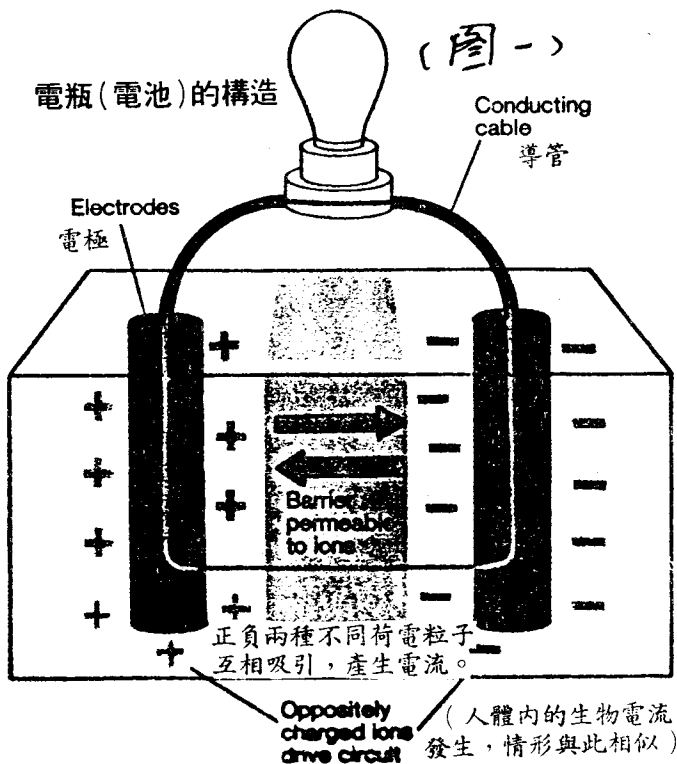
彰的，並不是敵對的，如果我們能從科學去探討研究佛學，在我們而言，我認爲是事半功倍的，至少較爲容易明白得多，不致於深陷文字相的牛角尖內！

挪丹斯滄博士的著作，並不是徒然空想的理論，也不是只憑一次實驗而遽然武斷的，他那是經過無數次數的臨床實驗及研究而獲得的結論，書中提供臨床實驗的重要紀錄來予以證明他的發現。他在書中的結尾說：「我們從最現代化的電子科學技術發現了人體內每一個細胞都有閉路電流及電能。這是科學的鐵證，不幸地，很多人仍然愚昧得不可救藥地武斷地否定人體內閉路電流能力的存在！而不加以注意和運用！」

西方現代醫學是老早就承認人體內存在微量電能的，但對人體內的電能的研究，就遠不及對於人體激素，賀爾蒙，化學物質與血壓等等的研究積極了。事實上，人腦的神經系統，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閃爍着電子飛躍的電光，每一個思想，每一念頭，每一個動作，都是由於電流在神經系統內飛馳交流而形成，我在加拿大電視上用錄影機錄得的美國匹茨堡大學與英國合作，由瑞典醫學院協助攝成的「人腦」紀錄長片，在其長達八小時的錄影內，詳細映出人腦內的神經系統電子來往飛馳情形，處處的植物根鬚狀的腦神經網系內，不斷閃爍電流火花，真是蔚爲奇觀！這實在是人人都應看看的醫學鉅片！事實上，倘使沒有電子在人體內的千百億個細胞之間活動，穿來穿去，人體就不可能有生命知覺了，反證地說，人體的知覺，思想，生命，靈性，都是由於電子作用而成的，不但是人類及動物如此，植物也都有電流和電磁場放光。

挪丹斯滄博士認爲現代醫學對於人體電能的研究與認識仍然不夠完全，仍需更加深入予以研究人體電能是如何作用的。他認爲人體電能的發生，是有其因果關係的，蜘蛛網般的神經系統，爲什麼會發生電子飛馳交流的現象？又怎麼會有記憶？他一直未能予以發現。亦未能解釋，我對於這個問題，倒有些膚淺的看法，我認爲，這是由於「識」能的駕馭，電子是有記憶力，有判別力

的，如果沒有，現代的電子計算機、電腦就不可能成立！我認爲電子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種形態，它被一種識能所附着，或者是識能所呈現的實質的「色」體。有識能電子充滿於宇宙之中，人腦內的電子，以億萬計，各自攜帶有它的記憶，當然是個別的，或許是「前生」的，或許是許多個「存在」以前的，零碎的，個別的記憶，組合而成爲完整或不完整的憶念，所以有人能夠回憶前生或許多世代以前的事，而有些人不能，這就要看他前生物化以後，有多少殘餘的識能與電子進入了今生的身體。那一心念佛，一心不亂的，識能集中，有如「光束」，可以接受阿彌陀佛的巨能接引，那些心亂了的，識能散亂了的，組合的電子都融消了分散了，（雖然是不會消滅的），好比一塊冰糖在大海中溶化，各分子都彼此失散了，雖然個別存在，但是已經失去總體的記憶。人的識能與電子，分散在茫茫的多元空間之中，各隨因果業力而前進，惡業的昏沉無明，與別的昏沉無明識能及電子聚會，輪迴爲豬犬牛羊等等，或爲昆蟲，或爲畜生。



當然我個人的見解，也還是不成熟的，不過，佛陀說過輪迴是「識」的輪迴，我的愚見，竊冀稍微窺見佛語的真理的一斑罷。

挪丹斯滄博士未能指出的人腦內神經閃電的因果關係，我這樣地用我的愚見來予以推論，概括地說，是識能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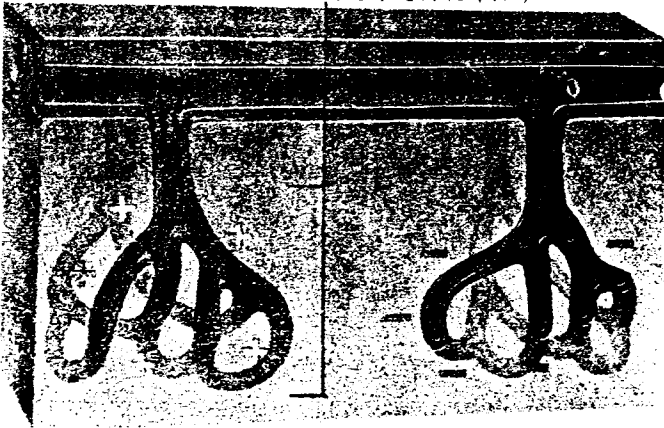
挪丹斯滄博士還有一個發現，可約述如下：（見圖5說明）靜脈的毛細血管對於電流的反應，與動脈的反應稍爲有些不同，靜脈毛細血管在受到電流或傷害刺激之後，它並不關閉它的極微細孔。白血球會從這些仍然張開的細孔滲透而出，因爲它們是荷負電的，它們會被外面的正電所吸引。而且，由於受到刺激而引起的電能震盪（Oscillation），就形成蛛網式的電流奔馳情形，白血球與電流奔流向着有急需的體素，去消滅入侵的細菌。挪丹斯滄博士認爲這是人體電流的自療反應作用，他正在研究如何刺激人體激發此種電流自療力量的潛能，不過，他的療法，迄今仍未爲世界醫學界所普遍接受，他的療法，是運用電極，刺激人體。畧似中國的針刺術，或者也可能採用中國的針灸穴道，但是他並不是刺下去，只是用電極在上面，運用微量電流來刺激人體的神經樞要部位，或者就是中國針灸所講的穴道所在罷？這一點，我還未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確定的說明。從電視上所看到瑞典錄影片介紹他的「刺激人體電能自療」示範，我驚訝於他的創新發明之餘，却未能瞭解他的實用的細節。（在加拿大電視有瑞典電視節目電台可看，不幸我聽得懂的瑞典語文不多，而至今仍未見英文或法文電視介紹他，或者等到看到美加或法國電視的介紹！我較能知道他是否參考中國針灸穴道位置來做他的治療）。

挪丹斯滄博士的醫療法，目前仍在實驗階段。說他已經成功，就未免言之過早，所以，我在本文並無將他的治療實驗予以介紹，免得引起過早不成熟的模倣而或者會導致不良效果，本文只介紹及討論他對於人體電流及電磁場的新發現及證實。

我對於挪丹斯滄博士所公佈的人體電能的發現與證實，我有上述的感想。同時，也聯想到中國的禪定氣功與針灸學，我想其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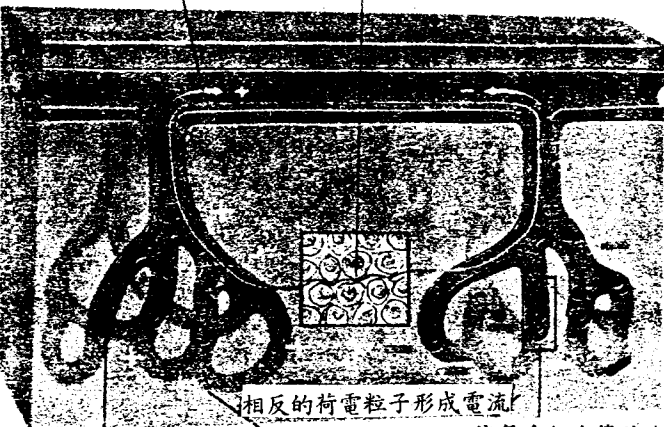
Region of injury or muscle use
人體內的生物電流發生情形
(肌肉體素運動或受傷受刺激部份)



(圖三)

人體的生物電流如何進入血管成為大電流

Vessel acts as conducting cable
血管成為大電導管
Tissue acts as barrier permeable to ions
體素成為隔層(但粒子可滲透)



Oppositely charged ions drive circuit
相反的荷電粒子形成電流
此段毛細血管放大
Area of 見圖④ detail at right
Capillary membranes function as electrodes
毛細血管的牆膜作用為電極

中或多或少也是激發人體電流作用，以便靜脈毛細管放出白血球，及腎上腺放出激素，或是松果腺放出安多芬 (Endorphine) 荷爾蒙去止痛。不過，這些也僅僅是個人的推測而已，不能視為醫學上的可接受的理論。

我最大的關切與興趣，是挪氏的發現，可以作為我對於佛菩薩瑞相放光的支持。一般人不瞭解人體有電流及電磁場。挪氏的發現，今年一九八六年三月份的美國「科學新發現」月刊，以封面頭條巨大標題予以介紹，稱為本世紀最偉大最深入的「生物化學」發現！我很歡喜，這個偉大科學家兼醫學家的發現與實驗，讓我可以提供出具體的科學證據來證明我一向的推論：人體有電流及電磁場，更進一步可證明人體電磁場發光的異象並不是說「神話」——「迷信」，其實只需運用紅內綫或寇連氏攝影術，就可以把人體的一切光輪，光芒，射綫，光波，熱能波浪，全都可以攝取下來，呈現在我們遲鈍到遠不及蜜蜂的肉眼之前！

平常的凡人尚且都有這些電磁之光，為什麼修行進入了禪定三昧的人不能有更強盛巨大的光輪光芒呢？

佛菩薩都是歷經無限阿僧祇劫修持而成的大能，他們的再來的人身，為什麼不能放光？他們的法身，為什麼不能放射萬丈光芒呢？佛為度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眾生，而放射無比的金光白光，現出種種瑞相接引，為什麼不可能呢？

我認為那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或者有人仍然存疑，說人身就算有電能，怎麼會有那樣永不竭止的光芒？如果有人這樣問我，我可以這樣反問：

「電視播映台，有用多少噸多少億萬公斤的元素來發射出四方八面輻射式的電波呢？」

答案當然是，沒有。

那麼，我又再反問：「電視螢幕上映出的影像，是不是千千万萬粒光子所構成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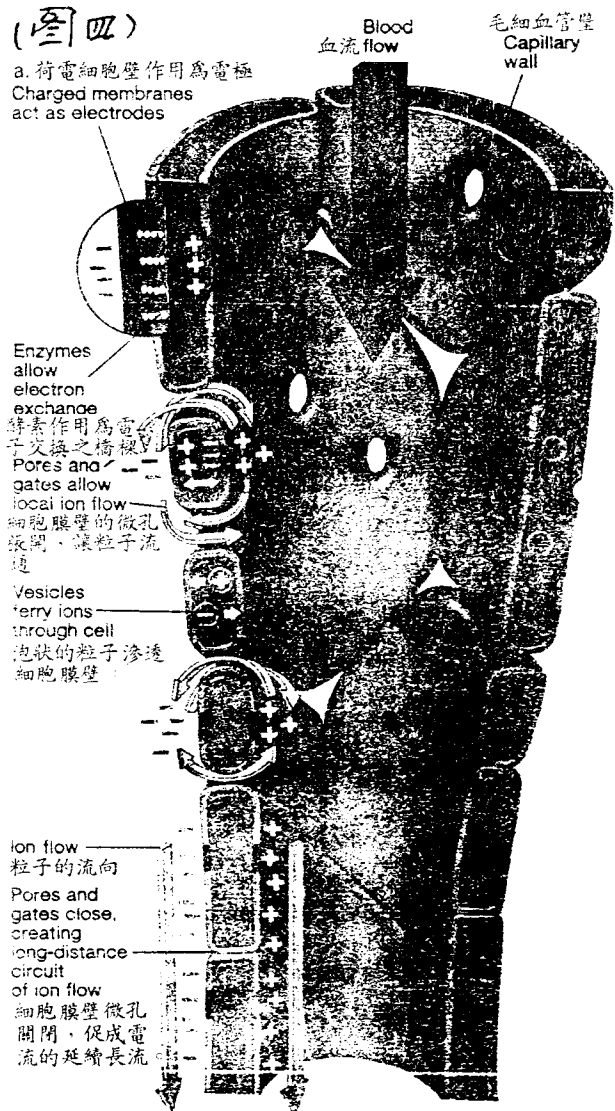
如果不知道光子，不妨把電視的畫面關掉，轉到沒有電台的波段去看，那些閃閃跳動的光點，看到沒有？那些就是放大的無數光子！數以億兆計算！現在，肉眼看見了光子，可以相信了吧？這些川流不息的光子輻射，難道是需要爆炸一個原子彈才產生？

如果我們能夠蒐集全宇宙的光子，把它們放在一隻小盒子內，那麼，可能只用一隻小小的火柴盒就綽綽有餘。

餘，足以全部裝下了，光子是那麼微末的質點，它是介於色界與無色界之間的，它可以透過色界，也可以進入無色界，它與「微中子」的無色無形不相似，但是它的近於虛無的實質極微，這是可以知道的。也並不需要一座「三島」的山岳般巨大的核子反應爐來製造它？還有，光子束流，是會引起波動與連鎖反應的，一粒源起的光子射出，會引起宇宙各光子的響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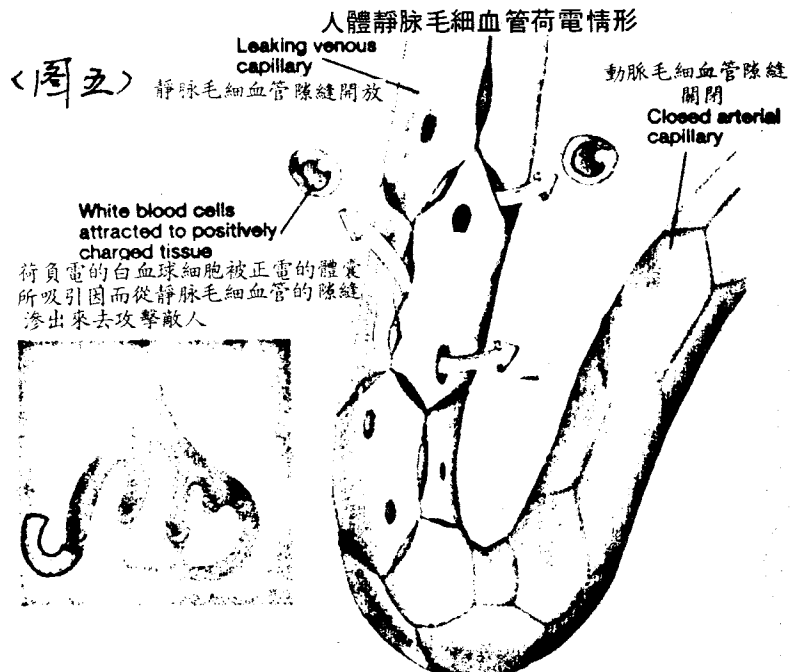
佛菩薩的無比巨大智慧「識」能，是無窮盡的，悲願心念一動，就可以發射出無數的光子之河流，向三千大千世界各種「界」去接引眾生。這一點，是凡夫所不知的，只有具有夙慧的人可以領悟，只有懂得最新最深入的科學和醫學的人會了解。我自愧智慧不夠，科學醫學也不夠，但是，我自感福緣很夠，以我這微末的智識也能認識佛陀與諸佛諸菩薩的超自然大能，從而接受他們的教訓及接引，我認爲這是很大的幸運。

別人能否接受佛菩薩的超自然放光，那就是看各人的福緣了，不接受，沒關係，可是別用自己的無知與幼稚去盲導眾生也不信佛啊！



當然，片面或局部信仰，只講佛學中的文字相或戒律，也總是好事，雖不能全面接受佛法，也總比自以爲什麼都懂什麼都不信的人，福緣還是大些。

今年一九八六年三月初，濶別了七十四年的哈雷彗星又回到太陽系內兜一轉，它帶着長達數百萬里的光芒尾巴，橫掃過天空，那麼巨大的尾巴，使地球在相較之下，小得好像一粒小孩玩的波珠。可是，科學家的估計，哈雷的尾巴並不是實質的，而是近於虛質的，只是光子的聚合而產生的磁光而已，以質量來說，全部恐怕也只有數安士。另外有些科學家甚至於說，根本就毫無質量，或者這也可以作爲參考罷？或者由此也較爲容易明白佛菩薩放射的光能爲何雖然是毫光，亦可照澈三千大千世界！



肇論淺釋

(續上期)

故放光云：第一真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

上說非有非無為第一真諦，此以第一真諦與世俗諦對明，以辨非有非無，先引放光般若經說，無成無得是第一真諦，若有成有得，是世俗諦，以有無分屬二諦講。

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

第一真諦與世俗諦是一法的兩面觀，同此一法，從真諦觀是無，從世俗諦觀是有，故無乃即有之無，有乃即無之有。無不離有，有不離無。有不離無，故其有為偽，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無不離有，此無是有之真相，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成與得是從用講。

真名故雖真而非有。

名所以名相，有相乃有名。真名即真相，真相即實相。實相是無，故真名雖真而非有。原真實之稱，其所指有二種不同。一、指真實體。二、用在辨別是非，明其真確與否，不必有真實體，凡是正確的，是的，都可名真實，如說：真的是無，確實是無，這都沒有實體。空宗之所謂真實，是真實的無，無有實體。

偽號故雖偽而非無。

既名為偽，則有此偽相，故非無。

是以言真未嘗有，言偽未嘗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

空宗言真，與他宗不同。言真但是明其正確的如此而已，不是有實體。空宗的言真，未嘗有。言偽，未嘗無，兩句話不一致。究其二言之理，同歸無殊。

單培根

故經云：真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

引經爲證，經是般若經。問：真諦和俗諦，不同的兩個嗎？答：不是兩個。

此經直辨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

經之所以說真諦，是欲辨明其非有。經之所以說俗諦，是欲辨明其非無。你聽說二諦就認爲分爲不同的二物嗎？要知，分爲兩面說，所指是一物。所以要分二諦說，是爲了說明其真相。

空宗說二諦，不說三諦。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若謂更有中諦，是真俗二諦之相即，亦只是假而已，假則非實有，假亦非空無。非實有體，亦非空無，即真俗二諦相即。

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

總的講來萬物，萬物中任何一物，都可說他不有，也都可說他不無。說他不有，有其道理，所以不有，說他不無，也有其道理，所以不無，上已說明了。

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

既然有他的所以不有，故雖有亦是非有。有他的所以不無，故雖無亦是非無。

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真有。

他雖是無而又非無，故他的無不是絕對空虛。他雖是有而又非有，故他的有也不是真有實體。

若有不即真，無不夷跡，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也。

既然是有的不是有實體，無的不是平無痕跡，這樣的有啊！無啊

！名稱不同，還不是一致的嗎！

以上正文第二段，以真諦俗諦明非有非無不二。

故童子歎曰：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以下正文第三段，以緣起明非有非無。仍先引經。所引是維摩詰經。長者子寶積說偈，故稱童子，男人未婚的，皆稱童子。如女人未嫁的皆稱貞女。不婚嫁的人，總稱童貞。長者子寶積說：有的，用不到因緣。無的，也用不到因緣。一切諸法，都是因緣而生，所以說：不有亦不無。

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謂轉無所轉。

即以佛的說法來講吧。轉法輪即指佛的說法。轉輪能碾碎東西。以譬喻佛說法能使衆生證涅槃成菩提。引瓔珞經說：轉法輪是要有因緣的，因緣而生的都是非有非無。若有轉，則非因緣生。若無轉，亦非因緣生。故轉法輪，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謂無所轉而轉，轉無所轉。

此乃衆經之微言也。

微言是精深之言，佛經衆多，如以上所說，乃是衆經的微言妙旨呢。

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惑。謂物有耶？則常見爲得。

再作說明，故用問起。說物無嗎？那麼邪見非有所惑。說物有嗎？那麼常見對了，常見認爲事物是真實有，應是真理了。

以物非無，故邪見爲惑。以物非有，故常見不得。

但是，因爲物非無，所以有邪見。因爲物非有，所以常見錯了，常見不合真理。

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真諦之談也。

說有亦不對，說無亦不對，可見非有非無，的確是真實不虛的說法。

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

所知的事物是不有不無的，知事物的心當然也是不有亦不無的。引道行般若經爲證，心亦是因緣事物而生的啊！

中觀云：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

現前的事物，是從因緣所生的，未生無有，緣離則滅，故雖今現有而不是真實有。但是，因緣會合，能生起萬物。

尋理，卽其然矣。

研究道理，中觀所說是不錯的。

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

中觀論的話之所以不錯，其道理是這樣的：拿有來講，有假定是真實的有，此有應一直以來就有，而亦不會消滅。有是自己能有。用不到待因緣而後有。猶如那無，此無是真無的話，無是自己能無，常常是無，不會忽而又變爲有的。所以他也不用不到因緣而後才無。

若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

上說有若真有，有自常有，不用待緣，今反過來說，若有不能自己就有，需要待因緣而後方可有，所以知道有不是真有，有不是真有，雖好像是有的，不可算他是有的。

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起故不無也。

不無也是同樣道理。什麼是無？湛然不動，方可謂之無。如水的—清到底，寂然不動，所謂視之如無。萬物假使亦是無的話，就不應有現象的生起，既有現象的生起，這就不是無。於此可以明白緣起故不無。

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

在大乘論中，有這樣的話說：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又有這樣的話說：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同一是因緣的理由，成立相反的兩面，既以成立應有，亦以成立不應有。因爲一切因緣所生的法，是非有非無的啊！

一切無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

卽由此道理，大乘論中，進一步又說：一切沒有的東西，一切因緣會合，條件具備了，可以有。一切有的東西，也可以由一切因緣故，使他沒有，怎樣因緣，可使無的爲有，怎樣因緣，可使有的爲無，這由於不同的具體事實情況而有不同了。原則總是這樣的。

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反論而已哉！

大乘論中這有無的話，研究之下，知道這不是說說相反的戲論罷了。

若應有卽是有，不應言無。若應無卽是無，不應言有。

佛教經論，不是閒談戲論，有的就應說有，不應說是無。無的就應說無，不應說是有。

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借無以辨非有。說有之有是假有，假有所以明其非無。同時借用無以辨明其非有。

此事一稱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說非有非無，是說一樁事，一樁事而兩種說法，這兩種說法，似乎很不同，你假如能領會其義旨，不管他任何異，沒有不同的。

然則萬法果有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所以不無，不可以得而無。

從以上道理講來，萬法的確有他的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的。也有他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的。

何則？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

有其不有，不可使有。有其不無，不可使無。爲什麼？因爲欲說他是有，這不能有真實的東西生出來。欲說他是無，而已有事相形象可見了。

象形不即無。非真非實有。

象形可見，不即絕對無了，有既非真，有而非有實體。

然則不真空義，顯於茲矣。

論所欲辨明的，是不真空義。不真空的意義，現在已說得很明顯了。

故放光云：諸法假號不真。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

引放光般若經爲證，諸法都是假號，不是真的。又用譬喻以明。

譬如幻化的人。不是沒有幻化人，而是幻化人不是真實人，金剛經在最後亦舉譬喻以明，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以上正文第三段，以緣起俗諦明非有非無。正文先就真諦以辨非有非無。次就真俗二諦分非有非無合明非有非無，此就俗諦緣起說明非有非無。單就真諦說可，二諦合說亦可，單就俗諦說亦無不可。總之，緣起法是性空的，性空的方能緣起。

至起，已結歸論題之不真空義，又舉幻化人之譬喻以明其非真，更引放光般若之說爲證。在所引放光的經文，說假號不真。諸法但是假名號。關於名號問題，此論前序中，曾辨名之與物，說：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真。以下更就名與物的關係，辨明假號問題。

夫以名求物，物無當名之實，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

名所以名物。然非物名，名亦不即此物。故欲在名中求物，無相當於名的實物。雖以名名物，物不因名而有，故名是空名。不是有名亦即有物。

無當名之實，非物也，名故得物之功，非名無也。

實是名之實。無當名之實，故非物。名是實之名。名不能得實，故亦非名。

是以名不當實，實不當名，名實無當，萬物安在。

萬物可名，而乃名不當實，實不當名，既名實無當，於何而有萬物。

故中觀云：物無彼此。而人以此爲此，以彼爲彼。彼亦以此爲彼，以彼爲此。

中觀論說：物是無彼此的。而今乃是由於有人以此名爲此，以

彼名爲彼。另外亦可有人，以此名爲彼，以彼名爲此。名無一定。

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懷必然之志。

此彼的名稱，原來是無定的，而人們迷惑，思想上肯定的執着其爲必然。

然則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無。

所謂彼，所謂此，原來無此分別。倒是迷惑的人一向不是沒有。

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

今既醒過來懂得無彼此之分別，還有甚麼這是什麼、那是什麼的種種物呢？

故知萬物非真，假號久矣。

萬物非真，惟是假號，知道這個道理的人，早已有了。

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園林託指馬之况。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在。

不是麼？在佛教經典中，如成具光明定意經說：是法無所有法故，強爲其名，在中國古代哲人，如莊子在齊物論中，以指和馬爲况。稱莊子爲園林，是因爲他曾做蒙漆園吏，此處不名莊子而稱園林，這是文章上的修飾。指是手指，指以指物。馬是籌碼，馬以代數。齊物論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此爲此，指彼爲彼，天地之間，分別彼此。原無一定，無非指指而已，萬物種種，花樣百千，亦無定數，無非籌碼代而已。聖哲之所見有同然，深遠旨趣之言，在佛教經典之外，也不是沒有的。

僧肇處玄學盛行之時代，老莊之說，爲世所重，故又引莊子之說

爲證，意在使不信佛教者亦由之生信。我們處於二十世紀科學發達的時代，一切一切，都受到科學的影響、衝擊。而最新科學之說，如新物理學的發現，步步證實佛教色即是空之說。作爲一個佛教徒，應多吸收新的科學知識，以自利利他，這是時代之所需，僧肇是玄學時代的佛教徒，深通玄學，我們是科學時代的佛教徒，應精通科學。

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者，以其萬物之自虛，不假虛而虛物也。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聖人經歷之，而鼻子不爲所牽，妖冶奇姿，聖人親入之，而看破不爲所惑。因爲聖人知一切皆空。空是萬物自己空。即萬物而性空，不是要將他空去了才是空。

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實際爲諸法立處。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

諸法自空，空是實際。性空之中，能緣起諸法。爲建立諸法，找一個所在地，即不離於此實際，所立之處，即是實際。這在凡夫看來，似乎空中樓閣，從何造起。想不通，想不通，歎爲甚奇！甚奇！世尊！世尊！殊不知諸佛正是廣坐水月道場。大作夢中佛事，度如幻無量無數無邊衆生，證如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

現在我問你：你認爲真正之道在很遠很遠嗎？告訴你：你任何碰到什麼事，真理也就在這裏。你認爲成佛是大不容易，要經過很遠很遠時間嗎？告訴你：你能體會，你就覺到其中的神妙。你明白了以上所說的道理，你也知道這幾句話不是騙你。

(完)

若，齊觀難於三十十式請轉者。云何菩薩轉而不計長命？或
計長命，何足難哉。轉者，非長念，延不轉者，一轉
行難苦地難靈利，氣難持轉者，不



「大智度論」集粹之五十三

論

非一非二。……轉者，謂若自昧空，明是阿耨多羅三藐三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菩薩

言非。……轉者，謂若自昧空，明是阿耨多羅三藐三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與

不。……轉者，謂若自昧空，明是阿耨多羅三藐三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退

轉。……轉者，謂若自昧空，明是阿耨多羅三藐三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自能中，不轉，不轉。何以故？實中無礙轉，以是實觀

智 銘

轉。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於何法轉，名為不轉？」

佛言：「於色相轉，於受、想、行、識相轉，於十二入相、十
八界相，淫欲、瞋恚、愚癡相，邪見相，四念處相，乃至聲聞、辟
支佛相，乃至佛相轉。以是故，名為不退轉菩薩摩訶薩。何以故？
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以是自相空法，入菩薩位，得無生法忍；
乃至少許法不可得。不可得故不作，不作故不生，是名無生法忍。
菩薩摩訶薩以是行、類、相貌，當知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

菩薩於色等法皆能轉，是名行一切法性空，得無生法忍，入
菩薩位。無生忍者，乃至微細法不可得，何況大？是名無生。得
是無生法，不作不起諸業行，是名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菩薩
，是名阿鞞跋致。如是等無量行、類、相貌，是阿鞞跋致相。

佛言：「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已來，聞如是法，應堅固其心
，不動不轉。菩薩摩訶薩以是堅固心，不動不轉心，行六波羅蜜
，當入菩薩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不轉故名阿鞞跋致，不轉故亦名阿
鞞跋致？」

佛言：「不轉故名阿鞞跋致，轉故亦名阿鞞跋致。菩薩摩訶
薩，於聲聞地、辟支佛地轉，是故亦名不轉。以是行、類、相貌
，當知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相。以是行、類、相貌故，惡魔不
能壞其意，令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鞞跋致菩薩，從初發意已來，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堅
固其心，不動，不轉。一切諸煩惱箭不入故。名為堅，一切外道
魔民不能轉故，名不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故，名不轉
。是菩薩以如是三種心，行六波羅蜜，入菩薩位。入菩薩位者，
名阿鞞跋致。菩薩入菩薩位，轉聲聞、辟支佛心，直入菩薩位，
是名轉。不轉者，入阿鞞跋致第一義，諸法一相中，所謂無相，
尚無一乘定相，何況三乘，則無所轉。無所轉故，名阿鞞跋致。

阿鞞跋致雖行欲界法度眾生，於禪定出入自在。於禪定自在
故，若欲教化他人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三解脱門，乃至五
神通，皆得自在。雖入禪定，其心清淨柔軟故，不受長壽天福，
於欲界教化。雖修四念處道德，亦不証須陀洹果，乃至不證辟支

佛言：「阿鞞跋致雖行欲界法度眾生，於禪定出入自在。於禪定自在
故，若欲教化他人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三解脱門，乃至五
神通，皆得自在。雖入禪定，其心清淨柔軟故，不受長壽天福，
於欲界教化。雖修四念處道德，亦不証須陀洹果，乃至不證辟支

佛言：「阿鞞跋致雖行欲界法度眾生，於禪定出入自在。於禪定自在
故，若欲教化他人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三解脱門，乃至五
神通，皆得自在。雖入禪定，其心清淨柔軟故，不受長壽天福，
於欲界教化。雖修四念處道德，亦不証須陀洹果，乃至不證辟支

佛言：「阿鞞跋致雖行欲界法度眾生，於禪定出入自在。於禪定自在
故，若欲教化他人修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三解脱門，乃至五
神通，皆得自在。雖入禪定，其心清淨柔軟故，不受長壽天福，
於欲界教化。雖修四念處道德，亦不証須陀洹果，乃至不證辟支

佛道。是菩薩觀十方國土，知何處有可利益衆生處，故爲受身生其國。如是等名爲阿鞞跋致相。

是菩薩一心深念，常不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但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貴餘事：所謂諸佛三十二相金色身。不捨本願度衆生故，不貴聲聞、辟支佛道，是人貴無所得畢竟空故，不貴是布施，乃至不貴種善根，何況五欲世間利養！何以故？菩薩觀一切法自相空，不見實定法可生貴心。有人有所貪貴故，心動不能自樂，若得則歡喜，失則憂戚。菩薩無所貴，無所貪故，至於得失，心清淨不動故。身行、口行調和不異故，身之威儀，一心常念，無所遺失。

一心不散亂，盡攝諸善法。何以故？貪重佛道故，一切諸煩惱折薄，是故於衆生深加慈心，能自以身命給施，何況不知報恩等？常一心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清淨持戒故，不行邪命。若有作者，爲攝衆生，破其僞慢，使知一切諸法相空。

佛告須菩提：「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住內空、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住四念處，乃至空、無相、無作解脫門；於自地中了了知。不疑我是阿鞞跋致，非阿鞞跋致。何以故？乃至不見少許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若轉若不轉。……自住其地，心常不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不能動轉。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出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上，入正法位中，自證地中住。具足諸菩薩神通，能淨佛世界，成就衆生，從一佛界至一佛界。於十方佛所，植諸善根，親近答問諸佛。是菩薩如是住，種種魔事起，覺而不隨，以方便力，處魔事者實際中，自證地中，不疑、不悔。何以故，實際中無疑相故，知是實際非一非二。……是菩薩摩訶薩乃至轉身亦不疑我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得。何以故，諸法自相空，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住自証地中，不隨他語，無能壞者，何以故？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成就不動智慧故。以是行、類、相貌，當知是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

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爲護持諸法故，不惜身命，何況餘物。是菩薩護持法故，作是念：我不爲護持一佛法，我爲護持三世十方諸佛法故。云何菩薩摩訶薩不惜身命？如

佛說一切諸法眞空。是時，有愚人破壞不受，作是言：是非法，非善，非世尊故！菩薩爲護持如是法故，不惜身命。」

菩薩不著法性，憐愍衆生，爲種種分別善、不善法等，令衆生得解。雖爲衆生如是說，亦常讚歎不壞法，引導衆生令入法性中故。阿鞞跋致菩薩更無親善，但以諸佛及大菩薩，諸能讚歎諸實相法者爲親善。是人功德智慧大故，隨意所往，若欲至諸佛世界，隨意得生。是菩薩雖離欲得諸禪定，以方便力故，爲衆生欲界有現在佛處。生欲界者，故爲衆生留愛慢分，不以此禪定果報生色、無色界。但以禪定柔和其心，不受眞報。

是菩薩安住內空等諸空中。安住者，深入通達，心無所著，故不生疑：我是阿鞞跋致、非阿鞞跋致，自心中深入智慧故，是名自證地。又是人見一切法若轉若不轉，是故不生疑。「疑」名取相有所得，如人夜見樹機，尋復生念：「人形亦爾。」便生疑心。若取此二相故名疑。若菩薩行無相三昧故，於一切法中不取相，則無生疑處。諸生疑者，見違失事，不如本所聞故。是菩薩於一切法畢竟空故，不得是不如所聞法，疑無住處，故無疑。自知此是究竟道，不可論，不可破。住是地中，教化衆生，淨佛世界，亦能以方便力故，破種種魔事。是阿鞞跋致法常隨逐菩薩，乃至成佛。

又是菩薩深愛法故，能捨身爲法：若佛、若佛弟子，於大會種種因緣，說諸法畢竟空。有一狂人取音聲名字相，著是畢竟空，出其過罪；若諸法畢竟空，則無佛、無法，無罪福業因緣，亦無修行精進，得道果報。如是等出無量過罪。阿鞞跋致菩薩，觀察籌量，知說法者有無著心，隨佛語憐愍故說；知狂人著語言取相，破是畢竟空。爾時，阿鞞跋致，則沒命佐助言：「是狂人！是邪人！自沒邪見，亦多化衆人，令墮邪見壞滅佛法。」深懷瞋恨故，或自殺，或使弟子殺。爾時，菩薩若死事至，爲佐助法故，不以怖畏而壞諸法性。菩薩作是念：「今爲十方三世諸佛法，佐助發起，若有益而死，勝無益而生。」如是等爲法故，不惜身命。

阿鞞跋致菩薩，於甚深佛法中尚無疑，何況無生忍初門，常修習柔順忍增長故，斷法愛，得無生法忍，入菩薩位，永不退轉。



廣欽老和尚法身示現奇跡

馮馮

一九八六年（丙寅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晚上，正當做晚課完畢，靜坐之際，我忽然看見金光繚繞，出現了一位菩薩，法相莊嚴，全身放射金光，頭上金光輪巨大，但是他全身毫無裝飾，十分樸素，胸前菩提大唵珠，他慈祥溫藹地望着我微笑，我却不認識他是誰。

我慌忙下拜，叩問：「請恕弟子眼拙愚昧，您是哪一位菩薩蒞臨？」

他微微笑，沒有立刻回答，我細看他的法相，我發現他是一位很瘦的老人，大約有九十多或一百歲，不過面貌却不似那麼老，好像只有六七十歲，非常清秀，鼻子相當高而長，山根幾乎是完全不下陷的，倒有些像是希臘人的鼻型，下巴是很長的，而且有些向外翹，兩眼炯炯有神，閃射着高度智慧光芒，耳朵很長很大，頭上是剃光的，眼肚下的泡泡很大而有些下垂，人中很深，眉毛很不少，有幾根特別長，白白的，他一身帶着水果的香氣，有些像是桔子花的香味。

這是誰呢？法相那麼莊嚴，那麼美麗，分明是一位菩薩，而又具有羅漢相，這是誰？令我一見而心生恭敬而且喜悅。

我從來未見過這一位菩薩，也猜不出他是誰，我知道他不是我的幻覺，他在我面前，十分真確，我知我不是做夢，因為外面的遠處火車和汽車奔馳之聲，我仍聽見，後園樹上的知更鳥陣陣夜啼，也歷歷可聞。

我大惑不解，再次叩問菩薩法號。

他微微笑，嘴唇微動：「我是廣欽！」

他說的是台語，不是國語，我是聽得懂閩南語的，也能講一點，去國廿餘載，少年時代在台灣會講流利的台語，早已忘了八九成，不過，基本的臺語還是懂的，可是要費力一點才可聽得明白人家說什麼，而這一次，這位老和尚一開口，我就聽懂了，雖然他的口音好像又跟臺灣人有些不同。

「啊！您是廣欽老法師！」我失聲叫了起來，我又驚喜。我歡喜無限地下拜：「老法師，您怎麼來的？」

「說來說來啦！」他微笑：「你不是希望有一天見到我嗎？我現在就來成就你的心願囉！」

「啊！是的！是的！老法師！」我歡喜得無法形容：「傾仰已久，無緣識荆，今晚得見，太歡喜了，弟子太歡喜了！」

「你是個好孩子。」他說：「你要多多護法啊！你做的沒有錯！不要怕毀謗。」

「多謝老法師！」我感激得很，無以置詞。

「你說無緣，那就是不對的。」他說：「有願則有緣，緣是從願的。」

「老法師開示說得對。」我說：「我在台灣的時候，年紀小，頑心重，沒有立願去拜訪諸山長老，如今後悔了，錯過了好多學法的好機會。」

「這不要緊，只要是虔心信佛學佛修行，將來大家都還會見面的。」他說：「人人都與佛有緣，都是龍華蓮池會上人！」

我忽然心中驚覺，我此時才明白我見到的並不是廣欽老法師的父身，而是他的法身。

「老法師！」我叫道：「你成菩薩了？太好了！」

「人人都可以成菩薩，」他微笑：「這也沒有什麼，都不過是來來去去而已，就是一個願字。」

「那麼你現在去了？」我不免有些捨難過。

「去去又再來！」他說：「去去就來！」

「那麼，老法師有什麼法諭指示麼？」

「沒有，」他搖頭微笑：「沒有！」

「請老法師多多開示罷！」

「沒有！」他笑着，身體漸漸溶化，金光漸漸散去：「本來就是沒有！」

在他消失的最後一刹那，金光陡然盡斂，陡然出現數千粒舍利子，七彩光芒照射，美麗莊嚴到極，旋即光華又都消失了。

我眼前仍是黑暗的靜室，窗外天空初現魚肚白，知更鳥啼聲已殘。

我知那不是夢境，絕對不是。

我提前早起做早課，母親在鄰室也起床了，我知她在念經。那天我告訴母親說：「臺灣的九十五歲老法師廣欽和尚來過

了，似乎他已入滅或將入滅，他好像要我傳遞什麼，大概是叫我告訴世人那句話：『本來就是沒有』！我看見他身上有數千粒舍利子閃光。」

新年頭，很多佛教友人來舍下歡叙，每天絡繹不絕，我都把我定中所見告訴他們，大家都驚異，都說：「廣欽老和尚一定是入滅了。」

賓客中有一位是虔誠的佛教徒L太太，她是印尼華僑，曾經有幸皈依廣欽老和尚。年前，她來舍下見我，說她回國參拜各處名山佛寺，她問我有什麼特別要她做的事。

「你是廣欽老和尚的弟子。」我當時說：「你就到臺灣去！多多親近他老人家吧，他老人家就快入滅了，將來你再去台灣，可能見不到他了。」

在座衆人就都驚問：「培德居士，你預見廣老入滅？什麼時候？」

「廣老已經九十四歲了。」我說：「誰不能預料他隨時都會入滅呢？我也只是隨便推測而已，不敢自稱是預見。」

大家都同意我的觀點，不過，也有人說：虛雲老和尚一百二十多歲才入滅，也許廣老也會到百多歲吧。

「但願如此吧！」我說：「不過，我感覺到廣老好像世緣將盡，我推測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或者是春天，就會發生。」

大家都說：「希望你這一次看不準罷！」

L太太回國拜佛，果然依我言，去拜廣老，而且，她福緣殊勝，竟得與衆弟子隨侍廣老十天之久。他回加以後，就來見我，初四這天，她也在座。

她說：「師父精神很好，他非常慈悲，你說他會入滅，恐怕你說錯了。」

「我也沒有把握說我看得準不準。」我說：「我但願我看得不準也罷；我但願廣老也像虛老那樣，活到一百二十多歲教導我們，不過，我昨夜所見，恐怕是不太吉祥之兆，也許這時候，廣

老他老人家已經……哎呀！」我驚叫了起來：「他入滅了！他入滅了！」

「什麼？」大家都驚慌叫做一團：「什麼？」

「大概是三四小時之前，他入滅的！」我說：「你們大家記下這時間；現在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二日，舊曆是正月初四，上午十一時十五分，台灣現在應該是初五下午三點多四點鐘，我看見廣老入滅了，他的全身都是舍利子閃閃光……」

在座的人都漸漸肅靜了下來，有些人低聲飲泣。

「你一定看錯了！」有人說：「培德，你一定看錯了。」

「我但願我是看錯！」我心中難過。

「等一兩天看看罷！」有人說：「或者我們打長途電話到台南去問。」

「那不太好。」有人說：「打電話去問老和尚是不是死了，這不好！」

「那麼就等幾天，看台灣有沒有消息來罷！」大家這樣決定，我立刻打電話將奇象告訴羅午堂伯伯和馮公夏伯伯，兩位伯伯也勸我等待消息。

初六晚上，下午七時，電話鈴響了，台北的總機小姐聲音：「找馮馮先生聽電話。」

「我是！」我緊張了起來：「我知道，是天華公司李雲鵬先生打來的，請接通講話！」

我一開口就叫：「李先生。」

果然不是李雲鵬先生，他在台北那邊說：「我是李雲鵬。」

「我知道。」

「你知道廣欽老和尚嗎？」李先生提出了廣老，一句沒說完，我就知道是證實了。

「我已經知道了！」我搶着先說：「廣老已經昨天入滅了，他老人家入滅前，法身分出神力來過示現，全身金光，舍利放光……。」

「廣老昨天初五下午兩點多鐘入滅了！」李先生說：「我現在要問你，他有沒有舍利子？」

「廣老有很多舍利子，好幾千粒，七彩的放光的，」我回答：「好好好多！不過，要叫他們小心處理茶毘火化。」

「那我就放下了。」李先生說：「得你這幾句話，我就安心了，我這就通知他們去。」

「李先生你別為廣老傷心。」我說：「他已經進入了永恒了，他在宇宙中更高的界中了。他已經成佛了。」

「我應該為他歡喜才對。」李先生說。

我們都應該為廣老歡喜才對！廣老已經成了佛菩薩，為什麼我們不歡喜，反而要悲悼流淚呢？我們這個物質的身體，是終歸要物化的，但是，像廣老這樣，超凡入聖，已經進入了涅槃，得證真如，與宇宙中萬能諸佛並在永存，而且，他還會乘願再來濟度世人，我們應該歡喜才是啊！

我從未見過廣老，根本連照片也未見過，這一次在定中見到他，是唯一的一次，我敘述他的形貌，在座的他的弟子們或再傳弟子都說我講的就是廣老，聽我這麼一說，大家都化悲為喜，唸佛沒停。

廣老既與我素昧生平，我又沒有福緣做他的弟子，他為什麼會向我示現呢？似乎是不很合理的事，或者，是因為他悲願宏深，普遍示現，亦不棄這頑劣的小子吧？我相信，我斷不是唯一見到他法身示現的人，必定還有不少人夢見他或在定中見到他的金光法身示現。我相信他老人家的法恩是會像雨露一般普及的。

有人說，我可能是因為常常聽人談及廣老，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加以我對廣老嚮慕，因此產生幻覺。

幻也罷，真也罷，幻也是真，真亦是幻，這是我的看法。

精神心靈感應，不遠萬里，幽明無隔，這已經是現代科學所證明了的事實，我認為這一次是廣老以幻示真。

聽最後消息說：廣老火化後果然有數千粒七色舍利子！讓我們多修行吧，多念佛吧！

釋廣欽老和尚一生傳奇多

宗 昂

民國六十六年懺雲法師在台北念佛團打佛七，懺雲非常敬重廣欽老和尚，於佛七圓滿後，浩浩蕩蕩七、八十人，上土城承天寺拜訪老和尚。

老和尚一語不發的坐在禪椅上，俟懺雲法師進來，引領大眾行過大禮後，大家就地坐定。懺雲法師與老和尚請安後，整個丈室就靜默下來。老和尚顯得精神愉悅，似乎非常高興。見大家默然無語，老和尚面對大眾說：「你們打佛七挖寶，既然挖到寶，應該奉獻出來；來！道一句。」聽老和尚這麼一說，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就像是說，挖到寶的不是我，你們有那位挖到的？趕快拿出來，否則真沒面子！經過一陣眼目傳神後，眾人平日談天說地，講經說法頭頭是道，此時誰也拈不出一偈半偈來。

「你不要以為這件衣服可以隨便穿的！」

當大家面面相覷，默然無語，壓得有點坐立難安時；忽然一

聲「南無阿彌陀佛」從一位比丘尼口中迸出來。大家猛然回頭，將注意力投射到這位中年比丘尼身上，看看是何方神聖作此獅吼！瞬即將注意力又回到老和尚身上，想由老和尚這裡覓個消息！只見老和尚搖搖頭，指著前面一位小孩子說：「這句，連三歲孩子也說得。」

接著，又恢復寧靜死寂的狀況，只見老和尚目光炯炯，似乎在探尋，到底誰把寶藏起來不肯示人，到底是誰？「來！道一句。」

有位坐在前面的比丘，大概是被老和尚盯的渾身不自在；他搖動一下身子，揣摩一下，然後壓實似的擠出一偈：「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老和尚表情淡然，轉過來面對這位比丘說：「我們關起門來說話，你不要以為這件衣服（指著自己身上所穿的出家衣服），可以隨便穿的，要真正穿得起這件衣服可不是容易的！」接著又是一陣寂靜，老和尚見大家

拿不出像樣的貨色示人，一緩咄咄逼人的眼光，和顏悅色的說：「古人打佛七，要在刻期取證，若是到時候拿不出東西來，那不變成『打佛吃』了麼？（即打著念佛的招牌吃飯）」停一口氣，老和尚又說：「打佛七，想挖寶，這是貪。來我這裏，又想挖點什麼走，這也是貪。」老和尚話未說完，底下有兩個人在那兒交頭接耳；意思說：「我們挖不到寶，老和尚要我們把寶奉獻出來，老和尚自己有寶，還要我們的，這不也是雙重的貪心嗎？」此話剛說完，老和尚似知若不知的接着說：「若是聽懂我所說的，擺在眼前的，他就拿得到；若是聽不懂的，不識貨的，就是雙手捧到跟前，他也得不到。」

老和尚此話未完，忽然有一位年輕人問道：「老和尚，你有念珠嗎？」老和尚回答說：「沒有！」他見老和尚身上真的沒念珠，這齣戲演不下去了；側見懺雲法師手上拿著一串小念珠，正在那兒念着，於是箭頭指向懺雲法師問道：「這位法師，你有念珠嗎？」「有」，懺公堅決有力的回答。年輕人老大不客氣的說：「請你把念珠給我！」懺公回說：「我在念的不能給你，我要給你的，你不能丟掉。」「念珠拿來！」年輕人手伸的直直的說道。話猶在耳邊，老和尚忽然指著年輕人說：「你現在念的就是！」青年人頓息驕慢之氣，默默無語。兩位法師出廣長舌，一個由空入有，一個由有轉空，配合無間，真令人讚歎！

老虎向老和尚頻頻點頭，似有所求

西元一九一一年，老和尚二十歲，於泉州晉江城內承天禪寺剃度出家。

老和尚自小不曾受過教育，大字認不得幾個，既不能講經說法，又不善敲打唱唸，經常爲人所不恥，自己也覺苦惱。心想，雖然少吃少睡少穿，可是仍然無法上報常住下化衆生；於是，決意植福報恩；每天爲大眾盛飯，等大家吃飽，然後將掉落於桌上

地下的飯粒收拾起來，也不重新洗過、蒸過，就吃將起來。若有遠來大德高僧，則爲倒茶水、送洗臉水、遞毛巾、拖鞋、放洗澡水；或搬磚運瓦、砍柴、煮飯、灑掃、洗廁……，舉凡一切粗活賤役，極力承擔，從無怨言。

老和尚執賤役修福十餘載，後被委派爲香燈；每天早起晚睡，負責清理大殿，以香、花、燈、燭供佛，並打板醒衆共修等工作。某次，老和尚睡過頭，慢了五分鐘敲板；心想：六百人同修，每人錯過五分，一共怠慢了三千分；此因果如何承擔得起？遂於大殿門口跪著，一一與大眾師懺悔。老和尚責任心重，罪己甚嚴；自此以後，每天於佛前打坐，不敢怠慢。由於警戒心重，一夜驚醒五、六次；就在驚警戒慎之中，醒醒睡睡之間；老和尚自然打下一「不倒單」的基礎。

老和尚經此證驗後，決志潛修，爲得自在之身，遂於轉塵上人應允與叮嚀下，前往興化受戒。老和尚受戒歸來後，即積極準備入山苦修；轉塵上人知其功夫紮實，龍象初具，遂允其上山獨修。上山時，老和尚只攜帶四套簡單換洗衣物，五百錢米（約十多斤米），即滿懷希望邁向承天寺後山——清源山，準備作一番活理。

老和尚初上山，身心俱疲，乃放下行囊，於石臺上安坐。由於遠離城市喧嘩，一時身心輕安得未曾有。老和尚於洞中稍事安頓，兩三天清靜無擾，自得其樂。

一天，老和尚與往常一樣在洞中坐禪，忽聞一股強烈腥羶，隨風飄入；心裏正覺奇怪，隱約之中，似有一龐然大物入洞來；隨即睜眼瞧瞧，沒想到竟是一隻猛虎。心中大驚，脫口叫出「阿彌陀佛」。這隻猛虎，萬萬也沒料到，此乃森林之王蟄居之所，居然有此「師」吼。心裏沒有準備，猛然之間經此獅吼，竟也落荒奔逃，猛虎於驚魂甫定後，重整旗鼓，挺胸邁步，一步步逼向洞中，並不時悶吼，怒目投向老和尚。

老和尚見猛虎奔出後，稍一收心；自想「若是我過去欠它一命，此世還它一命，自是因果相酬。」又想：「若不是，豈不是因因果應報永無了期嗎？」老和尚心意未定，猛虎已入洞來，慌亂中老和尚脫口而出：「阿彌陀佛，老虎莫瞋！冤冤相報，終無了期，你是在地的，我是出外人，你這個地方讓與我修行；以後我成就，必當度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猛虎見老和尚念念有詞，不知是懂還是不懂停在那兒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法師只顧一心念佛，靜待奇蹟出現。沒料到猛虎竟然領首稱臣，點了點頭，溫順地向洞外走去。伏在洞口站起衛兵當起護法來了。老和尚見此狀，心想：必是龍天護法庇祐，諸佛菩薩加被，否則難逃虎口。自此，信心大增，志意更爲堅定，遂默默許願，此生若不悟道，願終身埋首洞內，永不出頭。

老和尚自降伏猛虎後，與牠朝夕相處，了無畏懼，虎亦順若家畜，乖巧而畧通人語，後竟率虎妻虎子前來，於老和尚前戲耍，大獻虎舞；又向老和尚頻頻點頭，似有所求；老和尚遂爲其授三皈，開示法要。

五六斤的樹薯維持了好幾年的飲食

老和尚雖處人間仙境，了無牽掛；可是，地處荒山，又多草莽，無野果野菜充饑；師所携道糧滴粒不存，而師定境日深，耽溺禪悅不喜遠走。每逢饑腸轆轤，老和尚總低下頭來，看看肚皮，拍它兩下，然後勸慰它說：「咱們商量一下，請你稍微忍耐一陣子，我們再坐一會兒，你不必著急，等我修好，再給你吃好的，穿好的！」就這樣，老和尚又悠遊自在進入定中，忘却物我，不知今夕是何年何月？

「呱呱！呱呱！」老和尚雖心樂禪悅，可是却苦於身軀不聽使喚，越叫越大聲，尤其是夜深人靜時，聲如雷鳴，再怎麼勸，它也不依你了。就像小孩子吵着要吃糖，一次哄他，兩次哄他，或

許還能安撫得來，但是，太多次就不靈了，不是大吵大鬧，就是大哭大叫，不給點吃的，絕對是得不到安寧的。老和尚於百般無奈下，先試著泡茶，把整個五臟六腑灌得滿滿地；可是出定一看，全身由頭到腳皮膚都呈黃褐色。改喝白開水，則全身變得浮腫。一氣之下，橫下心來不吃不動，只管深入定中，看它如何！漸漸地，只剩一層皮包骨。接著，連呼吸都覺得困難；最後，終於一動都不能動。至此，老和尚始覺大事不妙。於是，運用精神力量推動身體，經過一陣觀想，先是手掌稍有知覺，漸而能動；接著腳趾也漸漸由知覺而後能移動，身體各部門隨著恢復知覺。然而，全身依舊無力，起初勉強可以在地上爬行，依靠洞壁挪足，然後繞着坐椅緩步徑行。休息一陣子，然後拖着疲憊之身出外覓食；老和尚常常因爲極力參究，久未進食；等到無法再拖下去，却爲覓食走着出去，爬着回來。

一日，正餓得發慌，見遠處有一羣猴子戲耍，只見牠們吃着一粒粒樹子，津津有味，不覺垂涎三尺，肚子更餓得受不了。老和尚一邊看看猴子，收回眼光，又看看自己，不覺莞爾；自忖：當下的我，這副德性，與樹上的猴子，又有什麼差別呢？牠能吃的，爲什麼我不能吃呢？於是，信手由地下檢拾「樹子」吃將起來。猴羣見有人加入牠們的行列，頓覺訝異，彼此交頭接耳，鼓噪起來。過一陣子，見老和尚手上已無樹子，竟紛紛由樹上丟下新鮮樹子。老和尚食樹子後，竟自覺目光炯炯，精神煥發。自此，這羣猴護法，竟也深諳人情世故，經常摘取樹子、水果送到洞口供養老和尚。

後來，在偶然的機遇下，老和尚從地下掘出一大塊「樹薯」，重五、六斤，如獲至寶，珍惜非常；每次，老和尚只切下一塊細嚼，剩下的又埋藏土中；把肚子騙飽了，馬上鑽入定中。下次出定，再挖它一塊；就這樣挖挖吃吃，五、六斤樹薯，居然維持好幾年的飲食無缺。據老和尚自說：挖下一塊，剩下的部份再

埋進土裏，缺口部份，過一段日子又長出小小的樹薯，因此，雖然只有五、六斤重，竟也生生不息，幫我很大的忙。由於久住山中，野食漸成自然，遂斷人間烟火食，成了一個十足的自來人。

入定長達數月，古來大德亦屬少有

某日，老和尚正在洞中參禪，忽聞後山傳來驚叫聲，老和尚急忙出外探個究竟，只見三五柴夫，站在後山指着山下猛虎嚷嚷；老和尚招呼他們，不必害怕，下來沒關係。可是誰也不敢下來，也不再喧嘩，大家以驚訝的眼光看着老和尚，老和尚才恍然，忽又莞爾；我不怕，怎教他們也不怕呢？遂轉過來對老虎說：「你們看看，你們前世造孽，瞋心太重，生得這副凶面孔，人見人怕。去！去！」經他這麼一說，幾隻老虎識意的跑開了。柴夫們，爲趕市集，個個急急忙忙下山；也將他們所見所聞，隨着柴夫傳遍了整個泉州城，「伏虎師」號，不脛自走。

自此，柴夫們經過，總會留意他的行踪，偶或遙見，也會打個招呼。可是，有一陣子，柴夫們因不見老和尚影，議論紛紛。某位柴夫好奇，遂攀巖附枝上山，前往洞中探視，只見老和尚閉目靜坐，狀甚安然，不敢打擾，悄悄地離開了。過些時日，又不見老和尚行踪，再拐進去瞧瞧，老和尚依然故我，這樣幾次後，心中不免懷疑；於是跑去承天禪寺，稟告轉塵上人，轉公告以「入定」。柴夫似知不知，也就不以爲奇。可是日子一久，這群柴夫也就甚覺納悶。雖說他們是鄉野無識，可是，誰能相信，人可以不吃不動，坐這麼久？於是入山洞中，試與老和尚呼叫，老和尚無言以對，摸摸鼻孔，也沒有呼吸進出，他們料定老和尚是必死無疑。於是又往承天禪寺通報，意謂：人死入土爲安，應早料理，不可任棄荒郊。

經久通報，時逾百二十日，轉公亦自覺不對，可是又不敢遽

爾斷定。於是，一方面請人上山準備柴火，爲師火化。另一方面，速與弘一大師送信去，請他老來鑒定生死。當時，弘一大師正在福建永春弘法，獲函，即託人來訊阻止，千萬不可魯莽從事，候其來視再作決定。

弘一大師前來承天禪寺後，遂與轉塵上人領數人上山；弘公在洞中左觀右審，表情肅然而讚歎道：「此種定境，古來大德亦屬少有。」遂在老和尚前，輕輕彈指三下，衆人隨着轉公一齊步出洞外，朝後山碧霄巖漫步而去。大家來到碧霄巖，茶未泡開，師已出定，上山來與弘一大師、轉塵上人、宏仁諸師頂禮請安。

弘一大師謙謹，不肯以長輩自居，亦與老和尚相互回禮。老和尚言：「大師至此，不知有何訓戒？」弘公言：「不敢！不敢！打擾清修，罪過！罪過！」相互寒暄幾句，弘公見事情已有個了結。遂與老和尚言：「這裡沒有事，你還是請回罷！」差一點付之一炬的生命，舉世震驚的大定，就這麼簡單幾句就帶過了。

老和尚自從此番大定後，一路快馬加鞭，極力參究，及至證悟，前後穴居共歷十三個寒暑。

老和尚悟道後，常自思惟，若不下山度衆，就如洞穴爲石頭所塞，無法進出；洞裏再有怎麼了不得的東西，也無法與世人同享，最多不過自給自足，作個自了漢罷了。如此，不但辜負佛恩，亦有違初願。於是，毅然決然，搬開心中這塊大石，信步邁向苦海衆生，爲作慈航明燈。此時正是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那年。而老和尚已五十五歲矣！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端午節後，福建永春林氏至承天禪寺一遊，與老和尚有緣；老和尚告之曰：「你到台灣教書，務要與我來信，台灣佛教受日本神教影響，已是僧俗不分。」

我與台灣有緣，將渡臺興建道場，度化衆生。」林氏當即應允，且與老和尚相處旬日，洽談甚歡，並皈依座下，發心終身護持。林覺非居士抵台後，即常與老和尚連絡；民國三十六年夏，老和尚遂在林氏安排下，由廈門乘英輪渡台。

「我每天吃飯、睡覺、還有散步！」

大概是民國六十七年，聽說老和尚法體違和，有意撒手西歸，寺裏大眾非常難過，特地請名醫上山爲老和尚把脈，老和尚不願勞師動衆；經不起寺衆一再懇求，勉強答應讓醫生診斷。醫生畢恭畢敬的把脈後，說老和尚脈搏與常人迥然不同，可是却查不出什麼病。老和尚笑着，指着在地下胡跪的徒衆，向醫生說：「他們都有病，順便給他們看看！」

大家懷着沉重不安的心情，正在齋堂用餐；沒多久，一位比丘尼很興奮的跑了進來，在懺雲面前迫不及待的說：「懺公慈悲，老和尚答應不走了；還得請懺公來打佛七，不過老和尚說最好打阿彌陀七。」大家聽到這些話，都高興的開朗起來，管它藥師七、彌陀七，只要老和尚想留，打什麼佛七都可以；大家頓時胃口大開，一掃方才鬱鬱不安的心緒；有的等不及，上樓去看老和尚，只見他老人家優游自在地在室外散步，沒有一點痛苦不安之態，實在令人費思！

老和尚是禪淨雙修的苦行頭陀，以其一身示佛典範；除雨天外，夜露坐，數十年如一日；破曉時，只見滿山林木草叢上，皆露珠晶瑩亮麗，唯獨師坐處，約數尺直徑周圍全乾。由於老和尚慈悲方便，加上定慧禪功莫測，每日來山訪問者日衆。有虔誠皈依，求他開示法要者；有好奇湊熱鬧者；有自視非凡來比試禪定功夫者，各式各樣的人物皆有，而老和尚以不識字老人，對答應付自如，佛法之不可思議，誠不謬也。有幾個小故事：

某日有某教授，自認禪定功高，一大早撞進老和尚禪堂，一語不道，自個兒坐將下來；老和尚亦默默無言以對，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這位教授開口了：「老和尚！你看我是第幾禪？」老

和尚言：「我看不出來。」對曰：「聽說你禪定功夫很高，我已到了第四禪，你怎麼看不出來？」老和尚答說：「我三餐吃飽沒事幹。」然後隨手拿一團衛生紙，嘴巴動幾下子，轉過頭來問：「衛生紙在跟我講話，你聽到沒有？」教授猶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默然而退。

某師來訪，與老和尚言：「我在國外時，每次遇到地震、颱風，經過我作法以後，地震、颱風都消失了。」老和尚對言：「我什麼都沒有。」

二次來訪，某師又說：「老和尚，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老和尚答說：「我每天吃飯、睡覺、還散步。」

禪定功夫是自然的，沒有個我在作什麼，不執有也不滯空。人言我「有」什麼功夫，老和尚即對以「無」。人執「無」，則又以「有」對之。某師要走，向老和尚說：「請老和尚到國外來普照普照！」老和尚諾曰：「你到我就到！」某師以爲老和尚要大顯神通，遂整裝回僑居地，不見老和尚到來，心裏覺得納悶。再次拜訪老和尚時，即詢以：「老和尚不是說我到你就到嗎？怎許久不見你老人家到來？」老和尚笑曰：「你來我這裡，我怎麼對待你，怎麼言說，你不是很清楚嗎？你回去把到這裏我所說的說給他們聽，不是你到我就到了嗎？」某師乃恍然大悟，默默無語。

某日，某清修法師來訪，對老和尚言：「我修某某三昧數十年，今來臺覓地修行，請老和尚開示。」老和尚對曰：「你修某某三昧數十年，應該由你與我開示，我沒修過什麼三昧無法與你言說。」某法師又言：「我想閉關，大約要幾十坪地，外面弄個小花園，你老看如何？」老和尚對曰：「我們閉關，到底是心要閉關，還是身要閉關？若是心要閉關，我們這個四大假合之身，已經夠大了；若是身要享受，五大也不夠。閉關是關六根，修心不是入地獄。」

老和尚與人對談，從不假思索，直言以對，沒有人情可攀，沒有面子可護，完全是直心道場。

中國古代求法僧人之艱苦旅程

呂沛銘

印度爲佛教發源地，在十世紀以前，佛教在印度會極一時之盛。往印度研求佛法是古代中國僧人畢生最大願望，猶今香港學生之渴求赴歐美留學。

僧人往印度求法之意志，乃出於學問上求知之欲望，及信仰上弘法之精神。佛教自印度來中國後，輾轉相傳，宗派林立，教理之解說，亦日趨紛紜。例如玄奘初習大乘諸論時，「師既遍謁衆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諸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晉之法顯亦「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高僧傳本傳）于法蘭且感「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同上書本傳）蓋欲得經教真義，非往其發源地尋求不可。況且行佈大乘教及修習無上法，兼施利之功，而諸種布施中，以法施爲重。故僧人自印度學成歸國，無不將所學傳授與大眾，以達弘法濟世之無量功德。

隋唐時代，由中國往印度之主要道路有四：（一）越新疆西行，經帕米爾高原及喀什米爾。（二）經青海及西藏，繞喜瑪拉亞山。（三）經中國西南，即今之雲南及廣西，入緬甸或安南，再越孟加拉。（四）由華南取海道，過南中國海及印度洋。各道路之地理背景雖異，但皆艱險重重，且當時交通設備遠不如今之

發達，惟僧人以其堅忍卓絕精神，力圖克服道路上之困難，以達到求法目的。現將各種道路之艱險，概述於下：

（一）沙漠之上易迷途。經越新疆之路，始自漢初，爲中國與西域交通之最久歷史道路，西行求法僧人，多循此徑。其最難行之一段；爲越過新疆中部之塔克拉玛沙漠，此地區面積大於廣東省。沙漠上空，由於氣溫變化倏忽，早晚溫差甚大，易激動氣流而形成驟風，捲起陣陣沙塵，瀰漫天空，有如濃霧，難見天日，以致無法辨認方向而迷途。法顯經此地，記沙漠中「多熱風，遇則無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佛國記）玄奘亦云：「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大唐西域記卷十二）達摩笈多（隋代）於沙漠迷途時，欲「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腳踏進退，乃任前行，遂達於瓜州。」（續高僧傳卷二）若因迷途而被困於沙漠，則糧水缺絕時，生命亦難保。

（二）沙漠之乾燥與熱風。沙漠爲極乾旱燥熱之地，雨量絕少，泉水全無。玄奘在沙漠「因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盛夏時沙漠氣溫可升至攝氏五十度，陽光直接曝晒

之沙漠表面，更可達七十度。人若置身其處，每小時排汗量約爲一公升；人體如因排汗蒸發，而失水四公升半（佔體重約百分之五），四肢顯得軟弱無力；若失水量佔體重百分之十，即陷於昏迷狀態；當失水量佔百分之二十時，便無法生存。故經越沙漠，必須攜帶大量水，以補充身體蒸發，惟攜帶多量水，行動便不能迅速。此外，夏季時沙漠上空常刮起熾熱氣流，稱爲「熱風」，遇之有如觸及火災。周書卷五十鄯善傳云：「西北（新疆）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旣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舊唐書卷六九亦記其地「涉磧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其險况可想像矣。

(三) 高山之嚴寒與難攀。亞洲中部之帕米爾高原，及西藏邊緣之喜馬拉亞山，綿延數千公里，平均高度在四千公尺以上，且終年積雪，溫度恒在冰點以下，氣壓低薄，在海拔四千公尺處，空氣所含氧份量祇有地面三分之二。當刮寒風時，氣溫即驟降。在缺氧、嚴寒、及氣壓稀薄下，一般人體力難以支持。法顯至帕米爾高原，「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法顯之同伴）口吐白沫，語法顯云：『我不復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終。法顯悲號，力前得過嶺。」（佛國記）玄奘亦記其地「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今云雪崩），陵犯行人……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大唐西域記卷一）又記喜馬拉亞山云：「嶺極崇峻，危墜危傾，蹊徑盤迂，巖岫回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同上卷十二）可謂寫盡其艱險。

(四) 急流之難渡。崇山峻嶺之峽谷，常有急水河流，爲山上溶雪形成。渡越此等河流，比攀山或踏沙漠更爲驚險。河流之上當時即使有橋梁，亦不過爲簡陋之吊索或繩梯。正如玄奘所記：「山谷杳冥，或履繩索，或牽鐵鍊，棧道虛臨，飛樑危構。

椽杙躡陁。」（西域記卷三）法顯亦述：「葱嶺……山路艱危，壁立千仞，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臨懸絕過河，數十餘處。」（佛國記）高僧傳曇無竭傳，有一段過急流及懸崖之驚險寫實曰：「小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脊，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復過一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料檢同侶，失十二人。」此段記載讀之猶有餘悸，何況當日親歷其境者。

(五) 海路之風浪。由中國至印度之海路，經越南中國海及印度洋。此兩處海域終年風浪強勁。古時船舶，皆爲簡陋風帆，難以抵抗烈風浪。遇暴風時，往往爲波濤所捲沒。法顯自印度航海回國，途中漂流數島，易船三度，歷時三年，海行亦逾兩百日（佛國記）。求那拔陀羅因舟行逆水，無法及時到岸，以致「絕淡水五日」。「高僧傳本傳」道晉因船破而受傷，旋即病歿。（同上傳曇無竭傳）跋日羅菩提自印度「泛舶而來，以多難故，累歲方至。」（宋高僧傳卷一）常愍取海道往印度，「所附商船載物既重，解纜未遠，忽起滄波，不經半日，遂便沉沒，當沒之時，商人爭上小船，互相戰鬥，其小船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上船』常愍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稱彌陀佛，念念之頃，船沉身沒，聲盡而終。」（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是爲一段動人之悲壯事蹟。

(六) 南方之瘴氣。由雲南或廣西入緬甸或安南之路，經越中南半島熱帶地區。其地雨季漫長，空氣潮濕，終年酷熱。南方之高濕度暑熱，稱爲「瘴氣」，與北方荒漠之乾旱燥熱有別。慣居北方者，甚難適應南方之鬱熱氣候。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釋瘴云：「嶺南之地，衍陽所積，暑濕所居……一歲之中，風雨煥寒，罕應其候，其蒸變而爲瘴也。非烟非霧，蓬蓬勃勃，又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草萊沴氣所鬱結，恆如宿火不散，海

熏中人，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爲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亦云：「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舊唐書韓愈傳，記愈被貶往潮州，覺其地「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高僧傳卷四，記晋代于法蘭取西南道往天竺求法，「至交州遇疾，終於象林（安南）。」疑因中瘴氣而病歿。

(七) 熱帶森林之阻隔。中南半島道路。除上述瘴氣之難禦外，尚有熱帶森林之阻困。兩千年前，其地尚屬人跡罕至之洪荒區域，爲毒蛇猛獸潛伏之所。古時所用刀劍茅箭等徒手武器，不易抵禦凶獸侵襲。由於瘴氣及森林之阻困，求法者鮮取此道。據現傳古代傳記，知隋唐時代僧人行經中南半島者，僅道琳等二十人而已（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

(八) 人爲之困擾。往天竺之道路，除天然艱險外，尚有人爲之阻撓。玄奘啓程往西域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奘乃晝伏夜行，潛出關外，至高昌國，其王欲強留之，奘乃絕食抗議，王卒放行。法顯由印度乘舟回國，途中遇風，同舟者竟迷信舟中有僧人乃屬不吉利，以致招風，欲投顯於海，幸未有實行（佛國記）。此外，南海荒島，常有食人蠻族，日本僧人伽葉波，注釋「南海寄歸內法傳」（義淨著）云：「掘倫、骨崙，蓋一地異名也。其人不知禮儀，惟事盜寇，食人如夜叉厲鬼。」行舟者如漂至該處，有遭野人殺食之險。另一方面，陸路亦常有盜賊，劫殺行人。史記大宛列傳云：「北方閉氐、笮；南方閉崙、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唐之玄照往西域時，「遭吐番賊，脫首得全，遇凶奴寇，僅存餘命。」（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玄奘記往中亞梵衍那國途中，「群盜橫行殺害爲務。」（大唐西域記卷一）印度西北之尼波羅國（今尼泊尔）有以毒藥殺行人之兇習。義淨云：「尼波羅國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也。」（求法高僧傳卷上）八世紀時，阿拉伯之大食軍東侵，勢力達新疆邊緣，屢截阻行人。義淨亦記云：「尼波羅道吐番擁塞不通，迦畢

試途多氏（原注：「言多氏者，卽大食國也」）捉而難度。」（同上）皆屬人爲阻困之例也。

梁啓超「中國印度之交通」一文，統計隋唐時代中國往印度求法僧人之數目如下：

- 一、已到印度，且學成歸國者四十二人。
- 二、已至西域，但未知會否達印度者十六人。
- 三、未度印度而途中折回者，不可勝數。
- 四、已到印度隨即折回者二人。
- 五、未到印度而死於道路者三十一人。
- 六、在印度留學中病死者六人。
- 七、學成回國而死於歸途者五人。
- 八、兩次往印度者六人。
- 九、留印度而不歸者七人。
- 十、留歸及生死無可考者（包括失踪者）不可勝數。

梁氏云：「學成平安歸國之人確鑿可考者，約佔全體四分之一，死於道路者亦四分之一。」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序且曰：「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亡餐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存者僅有幾人。」可見爲求法而捨身者數目之衆多。

惟大多數求法僧人並不因道路之艱險而窒步，此種勇毅乃基於教理上求知之志願，及憐憫衆生而捨己之精神。玄奘於沙漠獨行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惟一心但念觀世音菩薩及般若心經。」（慈恩傳卷一）誠如心經所云：「無罣礙故，無有恐怖。」由於求法意志之堅強，常人所視爲畏途者，彼全無恐懼，做精神足爲後世求法者之千古典範。

參考書：

- 一、梁啓超：中國印度之交通，載「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
- 二、馮承鈞：歷代求法翻經錄，商務印書館。
- 三、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輔仁大學出版社。
- 四、方豪：中西交通史，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談修斷四食

眾生之所以能活命，有賴於食，佛陀認為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四食者：即麤搏食、細觸食、意思食、識食。這四食的意義，曾在「談如實知善、不善法」一文中，已有闡釋，茲不重述，但樂着於「食」，即是生、老、病、死及純大苦聚集的因緣，所以本文專談「修斷四食」。

這四食之於眾生，是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呢？佛認為是愛因、愛集、愛生、愛觸；而愛又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呢？這愛是受因、受集、受生、受觸；這受又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呢？這受是觸因、觸集、觸生、觸觸；這觸又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呢？這觸乃是六入處因、六入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觸、而六入處集是觸集；觸集是受集；受集是愛集；愛集是食集。由於有食集，才有未來世和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苦聚集。這是一連串的因果流程反應。

若行者在這一連串的因果流程反應之中，首先能正觀察六入處，使內六入處不緣外六入處，不生識住的作用。既不生作用，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食滅。食滅則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集滅。

在佛陀說這四食的時候，有位頗求那比丘，向佛陀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他問：「誰食？誰觸？誰受？誰愛？誰取？誰有呢？」佛陀對他所問的話，認為問不對題。因為佛陀不會說有一個能

四、式 奏：中西交匯史，中華文外出版專業委員會。
三、甄星猷：中西交匯史料選編，輔仁大學出版部。
二、郭承隆：甄升來赴醫器錄，商務印書館。
華書局。
一、梁啟超：中國甲寅之交匯，錄「爾學得民十八歲」，中

智 銘

食、能觸、能受、能愛、能取、能有的「人」。因為一切法都是因緣生，此有故彼有；此起彼起。「識食」者，並沒有一個「食」「識」的人。「識」是因緣所生法，「食」亦是因緣所生法，二者之間只有「緣」，而不能有「誰」能識、能食。因其是因緣法，所以「能招未來有」並「令相續生」。因其是因緣相續生，所以才產生一連串的因果流程反應，在這一連串的因果流程反應之中，沒有一樣東西是堅實的，故也不能抓住其中的任何一果。

接着，佛陀教諭行者觀察、修斷四食的方法，其方法是：
一、修斷麤搏食

怎樣觀察修斷麤搏食呢？佛陀說了一個譬喻，佛說：「有夫婦二人，僅有一子，他們對這獨子，愛念將養，無微不至，但有一次，二人携愛子度一曠野，正處於險道危險之中，糧食缺乏，大家饑餓困頓，想盡方法都不能解決饑餓問題。於是，兩夫婦商量的結果：只有殺了愛子，吃他的肉，才可以度過這一危難，否則，只有三人同死於此。商議已決，二人就殺了愛子，含悲垂淚，強食其肉，因而度過了曠野。當他們夫婦共食愛子之肉時，還有心思計較愛子的肉是什麼味道、好吃不好吃嗎？」

佛陀說了這個譬喻以後，告訴行者們：凡麤搏食的時候，都應該作如此的觀察，具有這樣的心態，不貪、愛、喜、樂於食的味

美、味醜，除斷了食辨之知以後，五欲功德貪愛則斷，五欲功德愛貪斷者，即不於五欲功德上有一點點結使，無結使即無煩惱，生、老、病、死及純大苦聚集，若於五欲功德有一結相繫，就會還生此世，生生死死，就無盡期了。

二、修斷細觸食

如何修斷細觸食，佛陀也說了一個譬喻，佛說：

「譬如有條牛，活生生地剝去了牠的外皮，全身肌肉暴露於外，不但有虫子的咬食，而且被沙土塵灰的侵害，更有草木如針一樣刺痛，若躺到地上，即被地虫所食；浸入水中，即被水虫所食；騰入空中，即被飛虫所食。無論牠如何起臥，所觸者都有苦毒相侵其身，這條牛還有什麼可喜、可樂的呢？」

同樣的道理，行者觸食的時候，應作如此的觀察思惟，若貪、愛、喜、樂於食，所生的煩惱痛苦，如剝皮的牛一樣。如此觀察如實知以後，於觸食無喜樂可言，這就是觸食斷知，凡悟得觸食斷知者，則三受即斷。所謂三受者，就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三受斷者，則無未來世乃至純大苦聚集。

三、修斷意思食

如何修斷意思食，佛陀也說了一個譬喻，佛說：

「觀察意思食，譬如聚落城邑邊有大火起，但大火無烟、無炎。有位很點慧聰明的士夫。他一向背苦向樂，厭死樂生，見城邊火起，就如此想：那邊有大火無烟、無炎，應當迅速躲避遠離城邑，若墮入火團之中，必死無疑。他這樣想了以後，就捨遠而去，沒被火燒着。」

這個譬喻，還帶有點寓言故事，因為意思食者，正如無烟、無炎的大火，能燒行人，所以觀察意思食的時候，也應當捨遠而去，不被無烟、無炎的意思食所燒。如此觀察者，則意思食斷，意思食斷者，三愛則斷。所謂三愛者，即境界愛、自體愛、當生愛，三愛斷者，即不耽染於意思食，不耽染於意思食者，則無未

來世乃至純大苦聚集。

四、修斷識食

如何修斷識食，佛陀又說了一個譬喻，佛說：

「譬如國王設置的巡邏人員，逮捕了一個劫盜，將他細綁以後送到國王的面前，國王判他以三百矛刺身，這劫盜被刺三百矛以後，全身無一處不覺得晝夜痛苦不已。」

行者觀察識食的時候，也要作如此想：識食之於身，有如被三百矛刺，不但沒有快樂，而且晝夜痛苦難當。如此觀察者，即於識食斷知，於識食斷知者，於名色斷知，於名色斷知者，即無所緣，無所緣即無未來世乃至純大苦聚集。

綜上而言：行者若於四食，有貪、有喜樂著住，則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憂悲惱苦即是塵垢。若於四食經正觀察思惟，得斷四食知，於四食無貪、無喜，則無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當然亦無塵垢。

又，行者於四食，若有貪、有喜，則識住增長，乃至純大苦聚集。譬如樓閣宮殿，其北、西二邊有長壁，東邊有長窗，太陽由東邊出來的時候，光綫即照到西壁之上，若沒有西壁，則陽光應照虛空，無牆壁可以攀緣。同樣的道理，若行者於四食無貪、無喜、識無所攀緣而住，更不增長，識如虛空，無所著住，則無生、老、病、死乃至純大苦聚集。

又，行者於四食，若無喜、無貪，亦無識住增長，猶如畫師及畫弟子們，雖有各種顏料，想在虛空作畫，即不能成畫，因為虛空非色、無對，不可見，所以行者觀察四食，亦應如此，無貪、無喜，無識住增長者，亦如虛空非色、無對、不可見者，則無生、老、病、死乃至純大苦聚集。

行者如此修斷四食，則不因四食生緣，緣滅則苦滅，所謂「此滅則彼滅」也。此四食不滅，何能使苦滅，若苦不滅，又如何能使生、死滅？

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是發心，名之爲「圓」。

心願既有這「八相」差別，應該怎樣正確對待，端正態度呢？大師開示說：

「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謂我所發心，於此八中，爲邪？爲正？爲眞？爲僞？爲大？爲小？爲偏？爲圓？云何去取？去邪、去僞、去小、去偏，取正、取眞、取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爲眞正發菩提心也。」

爲了達到「發心」的正、眞、大、圓，大師還提出了「發心」的「十因」，他寫道：

「此菩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畧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衆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爲令正法得久住故。」

在對發菩提心「十因」作了詳盡闡述後，大師更苦口婆心，諄諄勸導說：

「如是十緣備識，八法週知，則趣向有門，開發有地；相與得此人身，居於華夏，六根無恙，四大輕安，具有信心，幸無魔障，況今我等，又得出家，又受具戒，又遇道場，又聞佛法，又瞻舍利，又修懺法，又值善友，又具勝緣。不於今日，發此大心，更待何時？」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說：

「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萎靡而不振起，勿因循而更期待，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諸種樹，久種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可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爲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爲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爲忍力，則何慮艱難？當知地獄罪人尙發菩提於往劫

，豈可人倫佛子，不立大願於今生？無始昏迷，往者既不可諫，而今覺悟，猶尙可追！然迷而未悟，固可哀憐；苟知而不行，尤爲痛惜！若懼地獄之苦，則精進自生。若念無常之速，則懈怠不起。又須以佛法爲鞭策，善友爲提携，造次弗離，終身依賴，則無退失之虞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眞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衆生，同成正覺，則安知未來三十二相，百福莊嚴，不從今日發心立願而始也。」

在上海龍華寺佛像開光儀式時，筆者曾向燒香拜佛的二十位男女老少香客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她）們大多數沒有發菩提心，也未建立彌陀信仰與淨土思想，只是求人天福報，見作隨喜，這是值得深思的。維摩詰經說：「先以慾勾牽，後令入佛智。」信佛因緣可以是多渠道的，關鍵在於怎樣給予啓發和引導。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提出的心願「八相」與發心「十因」在今日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應當繼續弘揚宣傳。至於「福德」與「功德」也是有區別的，其源仍在於是否發起菩提心，「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十大行願中「恆順衆生」願中指出：「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覺。」可見只有發菩提心，行菩薩行，才能成正等覺。而一般的善行僅具足福德，不獲得功德。但這並不是說，可以忽畧福德。應當看到，福德是修行者的雙足，不修福德，雖有念佛正行，也不能圓成淨業。因爲念佛的淨因，需要福德來滋養才能功圓果滿。所以「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福德也是不可或少的一種助行。

省庵大師是清代淨土宗的耆宿。當時淨土宗仍承襲明代佛教各派「共宗」的傳統得到廣泛流行，深入人心。在省庵大師以後，徹悟大師繼承並發揚了他「專弘淨土」的事業，提出「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更有號召力的口號，使淨土思想，彌陀信仰更爲大眾接受，成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三根皆被，凡聖同修的殊勝法門了。

滴盡最後一滴血

寄 東

雪公太老師有兩首詠物詩，在蓮友、大德府上，常常可以瞻仰到的。一首是：

「警衆太殷勤，會無間寸陰，幾人長夜醒，不負轉輪心。」

另外一首是：

「未改心腸熱，全憐暗路人，但能光照遠，不惜自焚身。」

這兩首詩分別借由鐘和燭來寫佛菩薩的度衆胸懷，無間無息，損己利人，讀來發人深省。老人家不正是如此地孜孜度衆，不疲不厭嗎？近百歲的老人家還講經不斷，爲的是什麼呢？想想，我們真是幸福，竟然能蒙受近百人瑞的諄諄教誨，說的又是破迷啓悟，離苦得樂的佛法，而且是佛法中徑中徑又徑的持名念佛法門，這不正是甚難、稀有嗎？今年元旦夜裏，酷寒的天氣並不能阻擋炳公太老師前來華嚴會場宣講佛法的意願。據接太老師下車的王社長說，老人家下車的時候雙手都凍僵了，到了屋子裡頭，許久還不禁顫抖著。我們年輕人真是不曉得老人家的苦楚啊！又何嘗了解老人家的苦心呢？老人家果真要用盡最後一滴心血嗎？每一席華嚴講下來，不知又欠老人家多少深恩了。

華嚴會上，雪公所講的都是最可靠、最實用的法寶。老人家常提醒大家，要認識中國文字；因爲我們文化的寶藏——儒佛經典——都是用中國文字寫的，假使我們不懂得文句文理，更不用談經義了，那麼等於是睜了眼睛的瞎子，有再好的文化遺產，也祇有望洋興歎了。更有甚者，錯解一字一句，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率入火坑」，不但不能使人得益，甚

至斷人慧命的罪過也就太大了。所以雪公講經的態度是非常審慎的，常說講經決不敢離開經典一句，有所解說，也是根據佛經和祖師的注解，決不妄自發明。佛言是聖言量，當然可靠，祖師是實修實證，斷了見思惑，親得佛法利益的，這樣的注解才可看。因爲，凡夫一開口，一寫文章，不免是見思惑在講話。再者，老人家講經也從來不談玄說妙，而專說我們修行做得到的。講念佛可以得到利益的方法，也就是老人家數十年的寶貴經驗。又怕大家認爲淺近，不以爲然，所以又常勉勵蓮友，千萬勿起貢高我慢心。辦事就要辦真的，學佛就要求得如來真實義。今年元月二日，雪公在慎齋堂的開示，還字字鏗鏘地烙在我們心田之中。老人家一開始就問大家，今天來到這裡是幹什麼用的？如果只是湊熱鬧，熱鬧場多的是，這裏沒有什麼好熱鬧的。雖然是新的年頭，老人家並不說好聽話；因爲重要的是死生的問題，是頭出頭沒，六道輪迴的問題。而實際上，老人家說出來的，都是經典上最精要，真正能帮助大家解決生死大事的方法，那一句不是好話呢？

老人家以近一世紀的人生閱歷，深知每件事情的因緣都不容易，對於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物，無不恭敬謹慎。老人家的身教、言教都在在啓發我們，任何大小事情都不可輕忽，因緣得慎自珍惜。如今，老人家雖然暫別我們，歸於安養，相信老人家行願弘深，必能儘速乘願再來，廣度衆生。而老人家的精神志業，更是需要我們同心齊力來發揚的。每當看到滴答不息的鐘錶和照人光明的燈燭，不禁都令人想起老人家那兩首詩偈，到底有幾人能從長夜大夢中醒來呢？

台中蓮友心目中的雪公恩師

淨
毅

民國三十八年，炳公雪廬老師隨孔奉祀官德成先生，由大陸播遷來台，整整三十七個年頭，一直住在台中市，以弘揚佛教淨土法門及儒家中華文化為職志。他老人家是數萬人的老師，「李老師」三個字，已代表多層的含義，學生們想到李老師，意識裏就知道要念佛，要行善，要真心實意，要表裏如一，要經世濟用，要……，總之要做一個外儒內佛的中國人。

李老師三十多年來在台中建立淨土道場，以及許多文教事業，尤其每週三親自在台中慈光圖書館講華嚴經，風雨無阻，學生有七八十歲的老嫗，有大學教授，有青年學子，而每人均能普受法益，這可從十六年來每星期三，千人座席的慈光圖書館，被擠得水泄不通可得明證。前年老人腿疾行動不便，但仍然由弟子們抬著上台講經，不肯休息，並說道：「我留着身子，就是要當法器，大家想聽，我怎能不講？……」這種為法捨身的精神，就是所謂台中的「李老師」。

近月來，老人體力較為不繼，弟子們前去探望，請老人多進餐食，老人說：「我吃精神。」再勸吃補品，則又言：「我吃菩

提子就夠了！」由此可知李老師全憑一股堅強的毅力為道為法而犧牲。老人常告訴青年學子們說：「我來台灣，受台灣這塊土地的滋養，我比台灣人更愛台灣。」老人愛的不是台灣的阿里山，或日月潭，而是要愛護台灣老百姓的民心；他不斷的把中華文化的種子及精神傳播給台灣人，喚起青年學子對文化及社會的使命感，從早年開辦國文補習班、大專佛學講座，到晚年成立論語講習班，都是默默的把古聖先賢的內涵，透過他淵博的學養和智慧，不收分文，夜夜挑燈，為學子們逐句逐章，不疲不厭的講到最後一口氣。

李老師往生前三、四小時，弟子們請老人開示，老人手持念珠，雙目炯炯有神的說道：「一心不亂。」這就是李老師為世人說法的最後一句遺言。

千言萬語，訴說不盡台中蓮友及學生們對李老師的崇敬與追思。他深入每位弟子的心中，從四月十三、十四兩日，如喪考妣，絡繹不絕跪在地上匍匐到李老師臥榻助念的神情，即可知弟子痛失良師的心情。

永懺樓隨筆之七十九

從「免疫力失去症」的新發現 推論佛教爲何戒邪淫？

——對青年人講佛教「五戒」之一——

馮馮

(續上期)

「愛得死」過濾菌通常不在消化系統被發現，這樣可證明它不大可能從食物傳染（它又喜歡生存於粘液中及精液之中吸收營養。）

「愛得死」過濾菌的核心內，有半數的「發生及遺傳物質」相似於一般已知的反扭性過濾菌，另外半數的排列則不相同，這些「遺傳基因」（音譯 Gene 一字）是決定菌體的大小與外殼形狀的，它們的排列組合與其他菌類不同，哈紹泰醫生又發現：「愛得死」過濾菌能分解出至少兩三種蛋白質，那是不常見於一般「反扭過濾菌」的。現在科學家們正在研究：這種特殊的蛋白質，與「轉移改變宿主的能能力」。及該菌特別喜歡吃走「T-4 白血球（淋巴腺）」，這幾種特性。希望找到對治之方，不幸地，至今仍是無方可治！

「愛得死」過濾菌把它的宿主細胞內的遺傳核酸 RNA 基

因，轉變爲遺傳核酸 DNA 基因之後，它已反客爲主，把它自己的 DNA 與宿主的 DNA 結合起來！這種「愛得死」過濾菌很狡猾，又有耐心，它會得閃避宿主身體內巡邏的「抗體」（Antibodies），醫生們與研究者都知道，「愛得死」過濾菌能在 T-4 白血球細胞內潛伏很長時間，可能潛伏多年（潛伏期一般是兩年至五年），等到時機成熟，這些愛得死菌就一舉摧毀了人體的全部免疫系統！而且，在潛伏期間，它們亦會經由性交或輸血等途徑傳染給另一個人，而在潛伏期間，宿主可能毫無半點病徵，亦不自知患上了此一絕症！

潛伏的「愛得死」過濾菌，已與人體的「T-4 白血球結合爲一體，奴役了白血球。當人體受到另外的外界病菌侵入時，人體的白血球本能地會陡增數目，（不斷份裂）增加抗體能力。這時候，就是「愛得死」發作的機會到了，「T-4 白血球，愛得死病」這個雙頭連體怪物，遍佈人體全身！人體怎能不死

？在實驗室中試管內的「愛得死」病菌分裂得很慢，每十二小時才增為一倍，但它們隨人體的「T₄白血球分裂而同時繁殖！速度可能會快一些，或者這可說明為何美國的同性戀者「愛得死」患者，一經發現徵狀之後，大多數都只有十八個月至兩年可活，有一些只能活半年至一年，美國電視不時訪問這些自不久人世的青年男子，多半是漂亮英俊的青年，有些才二十多歲，看到他們，從「白馬王子」般的英俊瀟灑，變成了一具皮包骨的活動殭屍！眼中含着悔恨交加的悲慘熱淚，連父母家人都不敢來看他們，獨自躺在醫院病床上等死！這還算是幸運的，還有醫院肯收，那些不幸的，倒斃街頭，或死臭在公寓，還不知多少人？或者正因為長得英俊，害了他們自己？

「愛得死」過濾菌的分裂雖不很快，但是「T₄白血球也終於被它吃光，這情形有些像細腰的黑蜂，牠捕捉了蜘蛛，用蜂尾的毒針扎暈了蜘蛛，使它永遠在麻醉狀況之中，然後牠把卵產下，放在蜘蛛身上，又築成泥巢封住。來年春天，蜂卵孵化成蛹了，以蜘蛛為食糧，直到長大，振翅飛出巢外，中國人古時不明此理，竟說這是「螟蛉」子，說蜘蛛被蜂收養變成了兒子。

早先，還以為感染了「愛得死」的人士未必會死，如今才知道，有些不立即死亡，只是病菌回到潛伏期去而已，並非痊愈，有些潛伏期長達七年至十年，然後才突然發作，全身潰爛而死！患者半數以上均因白血球被「愛得死」過濾菌吃光而致全部失去免疫力，任何微菌都可以致他於死命，於是出現了：肺炎，淋巴腺腫大潰爛，癌症，腦神經細胞死亡，全身神經系統死亡，全身皮膚癌症，潰爛奇臭，內臟亦被各種細菌吃爛，在外表，變成木乃伊一般皮包骨恐怖，像影星洛赫遜就是一例，這位五十年代的銀幕英俊小生「影帝」，酷嗜男色，八五年從巴黎運回美國時，電視新聞所見，他已變成一具木乃伊一般醜陋恐怖了，這位名人之死，引起了全世界對「愛得死」病菌的恐懼浪潮！

患上「愛得死」病，就是一時未死，也會變成腦神經死亡的慘況。「愛得死」過濾菌不但愛吃掉「T₄白血球，而且也愛吃腦神經細胞，紐約市「施洛安紀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的兩位醫生：詹美·荷蘭 (Dr. Jimmie Holland) 氏與理查·普來士 (Dr. Richard Price) 氏報告稱：很多「愛得死」病人，都現出嚴重的腦部神經受損徵狀，暈眩，失去言語能力，失憶，四肢癱瘓……等等。

這些神經系統的病症，亦可能是由另外的病菌感染引起，但是，研究發現，「愛得死」病人往往並無染有額外的其他病菌亦會現出此等病徵。這個謎底，在一九八五年九月才由加州大學 (三藩市) 的過濾菌學家哲·李懷 (Dr. Jay Levy) 的研究報告所揭開，他將「愛得死」病人的脊椎液與腦體素取出 (這是同性戀男性病人，現出神經系統複雜症狀)，予以分離研究，他發現「愛得死」病菌非但愛吃「T₄白血球，也愛吃腦神經細胞，他命名此種病菌為 ARV，其時在法國發現 LAV 之後不久。

美國「國立神經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Neurological & Communication Disorder) 的神經疾病專科醫生薛霍夫 (Dr. Sid Houff) 說：百分之四十的 (愛得死) 病人患有神經性疾，最常見的是「次急性腦炎」(Sub-acute Encephalitis)，這是被過濾性病原菌侵吃腦細胞而引起的，是否被「愛得死」菌吃掉，還不能確定，但是，腦細胞有些化學物質與淋巴腺白血球的相似，也許吸引了「愛得死」過濾菌。

「愛得死」過濾菌亦能感染腦細胞及造成神經系統的疾病，這一點新發現，引起對於哥洛氏的先前發現的疑問，哥洛氏曾將「愛得死」過濾菌列為「白血癌」過濾菌之一種。可是，最新的種種上述的特性，都說明「愛得死」過濾菌與「白血癌」菌 HTLV I, II, III 不相同，哥洛醫生最近自己也宣佈：「HTLV I, II, III 各種過濾菌與白血癌過濾菌雖然略有相似，實非一家。「愛得死」過濾菌毋寧是屬於透明過濾菌 (Leuri-

virus) 家族。」

已知的三類透明過濾菌之一，是引起綿羊腦炎的菌（看來與「愛得死」過濾菌相近更多於「愛得死」菌與白血癌菌之相似）；另一種是引起馬牛貧血症的菌，第三種是引起山羊的腦炎的菌，——一向都不侵犯人類，所以也從未予以研究過是否影響人類。但是這三種菌一侵襲了家畜，牠們這些可憐的動物就無藥可救，必死無疑，被視為牛瘟，馬瘟，羊瘟。向來，飼主都是唯有趁早予以宰殺，以免蒙受損失。是多麼殘酷的現實！

在結構上，「愛得死」過濾菌與牛羊瘟疫過濾菌相似，但是對後者的研究資料不足，無法將兩者的傳染方式互作比較。「愛得死」的傳染途徑，倒是與八年前開始發現的性病「B型肝炎」(Hepatitis B 又稱B型疱疹)相似，傳染者都是同性戀者，注射毒品者，及輸血沾染。

B型肝炎是曾經威脅全世界的「性瘟疫」之一，全世界至少有兩百萬人受此菌的傳播者，這種病是最可怕的血液感染病，它會引起肝炎甚至於肝癌。它襲擊同性戀者的比率，大約是百份之十至百份之十五的比率。

還有一種名為「三角洲型肝炎」(Delta Hepatitis)的透明過濾菌，它不會單獨為害於人類，它必須與「B型肝炎」過濾菌一同侵襲，狼狽為奸。這種肝炎似乎較少發現於同性戀「基佬」血中，但是，麻省總醫院的肝病專家醫生甸士德(Dr. Jules Dienstag)說：「現在情形改觀了，很多醫生都認為，早晚它就會大批出現於同性戀者之羣的，已經有越來越多同性戀者患了三角洲肝炎病例於洛杉磯。很多「基佬」已染上了三角洲肝炎及B型肝炎，而尚不自知，因為起先並無若何病徵，等到後來，突然爆發，肝臟就已全部被摧毀了」。洛杉磯，尤其是好來塢一帶，是同性戀之都，好來塢(荷理活)一個世紀以來，提倡性自由，明星們以身作則，盛行各種邪淫，好來塢大道與夕陽大道上，白天都站滿了英俊高大的男子，向

過路男子勾引，這些男妓，多是從美國各地湧來的，自以為英俊漂亮，必可得到「星探」發現，捧成明星，怎知荷理活的美男美女，多到一毛錢可買十打，他們明星沒做成，倒做成了「基佬」或男妓！洛赫遜當年也一樣，他二十歲來到荷理活自恃英俊，必成明星，站在著名的「中國大戲院」門口等候星探，毫無反應，後來還是獻身給一個「基佬」電影經紀，才由他設法帶上銀幕，成為明星，荷理活的大明星們，如已故的泰倫鮑華，愛路扶連等人，都是「基佬」，才站得住，別看大明星華倫天奴在銀幕上是風靡全世界的「大情人」，私底下也還是靠走後門才能成名，這些「堂堂大男子漢」外表的英俊巨星，其底牌都是揭不得的！誰知他們原來是龍陽君呢？女明星更不用說了！荷理活的燦爛燈光，迷惑了全世界！其實邪淫污穢不堪！東方還有不少青年人醉心荷理活的，不妨去實地觀察一下荷理活的真相！

「B型肝炎」與「愛得死」都是性病，都是從邪淫獲得的，基佬傳給基佬，基佬傳給女子（不幸的是妻子），妓女可傳給嫖客，嫖客又傳給妓女或良家婦女，遺傳給無辜的胎兒，這兩種邪淫性病，比從前的花柳梅毒更可怖！盤尼西林從前可剋制梅毒，現在，梅毒菌已產生了新的抵抗力，再也不畏盤尼西林了，「愛得死」更是無藥可醫！就是疱疹(Herpes)也可從接吻傳染，下疳等性病也可從互相撫慰傳染，不一定從性交傳染，醫院的勤務員侍候性病病人大小便，往往從手傳入性病過濾菌，美國醫院就有些勤務員與護士從病人染得了「愛得死」，最近不少此類新聞，難怪很多醫院拒收「愛得死」病人！

有很多「愛得死」病人不是從邪淫獲得此病，只是間接的受害者，這些人是不幸的「血友病」患者，因意外失血，或因外科手術，或因危急而需輸血，接受了來歷不明的血液，其中混雜有「基佬」們捐出的血，帶有「愛得死」過濾菌。有些人從不潔的注射針獲得此病，這些不幸的人，都是間接受害者，

我們自不能將每一個「愛得死」患者都視爲「基佬」，但是，此病確以「基佬」患者人數最多，此乃不可否認之事實。「耶和華見證」教會，常在街邊派發傳單「守望台」，反對輸血，他們數十年前就開始呼籲反對輸血，這是一種先見，不幸有些病人或傷者，沒有輸血就不能活，現代的「代用血漿」（人造血漿）也始終不能代替真正的血漿。

最大多數的「愛得死」傳染途徑，仍然是邪淫行爲，佔了全數患者的百分之九十九！而其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基佬」，其餘的是異性戀患者。

根據紐約市聖路加醫院的郭特勒醫生（Dr. Kotler）說：「基佬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一方，都會互相傳染」，這位醫生的詳細報告，不在此披露了，他說檢查過基佬病者多人，發現他們的唾液中亦含有「愛得死」過濾菌，還有一種名叫巴爾氏過濾菌（Epstein Barr Virus），存在於基佬病人的喉嚨細胞之內，這種簡稱爲EBV的過濾菌，通常與「愛得死」菌並存出現，所以，即使是接吻也會傳染！EBV菌可引起鼻咽癌，並可引起兒童的「白血球惡性過多症」（Burkitt's Lymphoma），很多無辜的兒童，得了此症，還不知從何而得來的，推測可能是從父母遺傳而來，亦可能從成人親吻而來，所以，兒童最好是勿讓任何人親吻，以策安全！不幸地，西方社會流行親嘴接吻！如今，中國人也洋化得流行以吻爲禮了！說來，接吻，握手，都是須存戒心才好！

口腔內的損傷，例如牙肉出血，爛牙，口腔粘膜磨損，喉嚨損傷……等等，都給予「愛得死」過濾菌以可乘之隙而侵入血液系統。患有流行感冒的人，亦非常容易在口腔中獲得傳染「愛得死」過濾菌，因爲感冒病人的肺部血管會放出大量「白血球到口腔去助陣抵抗感冒菌（感冒菌多數先在鼻咽部份聚集，然後進軍全身）。同性戀男子們的雜交及口交者使到「愛得死」過濾菌進入了對方的口腔，「愛得死」菌立刻就進入口內的「白血球」，成爲大患！異性的口交及肛交，這些淫邪

的方式，也同樣是有染上「愛得死」過濾菌的可能危險的，不能說只有同性戀者才會患「愛得死」！

說到邪淫，自不能一味專指責西方社會，就是東方社會也有太多不可告人的邪淫。日本東京的色情架步，男妓女妓，舉世聞名，新加坡的「人妖街」香港尖沙嘴的一些基佬活動，台北的「新公園」與中山北路某大豪華酒店天台，均爲世所知，都在聯合國衛生處的究研報告上榜上有名，被美國的刊物披露了出來，中國人就沒有基佬嗎？中國古代就已有著名的衛靈公「斷袖分桃」的事，歷代貴族家中養有變童，清代官員及生員不得嫖妓，但可玩「相公」（男人），而且蔚成風氣，甚至於很多文人雅集也在「相公」公寓舉行，視爲「風雅」！中國人亦自古已有「愛得死」病，只是未有此病名而已。不過中國的古代醫書中並不乏見警告龍陽之癖必會得「瘵疾而死」。「聊齋誌異」有一段故事「胡生」就是說「愛得死」之害。

「胡生」篇說，有一個士子上京考試，落第而歸，在途中邂逅一位美男子，自稱姓胡（其實是一個狐仙）。士子爲之心旌動搖，懇求與胡生歡好。胡生說：「承兄錯愛，小弟又可惜此軀？第恐有禍於兄耳，他日兄必得瘵疾，全身潰爛，枯瘦而死！」。（以上是大意，非原文）。士子不聽，終與之歡好，後來終於全身潰爛，皮脫肉落而死，狀如骷髏！從此故事來看，中國人早就知道有「愛得死」，也相當多人患此疾而死。只是沒有人研究出來緣故而已。

今世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血氣方剛，又接觸了西方社會的「性解放」荒淫邪淫大浪潮，因而參加的，大不乏人。在美加，都不難見到華裔青年與「基佬」的示威大遊行，也常見到華裔基佬患「愛得死」而死亡。東方社會，例如香港，又是什麼導遊社，什麼酒家女，又是什麼「性解放」，「性自由」呼聲。

奉勸這些要求自由性生活的在家青年，不妨細讀拙文蒐集這些事實資料！重新再實踐佛教的五戒！勿被邪淫之魔入心！

佛陀爲什麼在五戒中，告誡信徒必須戒邪淫？

看了拙文，相信總可以從醫學觀點來了解佛教「戒邪淫」的苦心了吧？

佛陀有超凡的先知，深知邪淫會帶給人類各種疾病以趨毀滅！佛說的邪淫，一般人只理解爲與配偶以外的異性的性關係。其實，「邪淫」不單是指與非合法配偶的性關係，還包括了任何不正當的荒淫方式：例如獸交，口交，肛交，玩具自瀆，同性戀的性關係，亂倫的性關係，……等等一切不正當不道德及違反自然的怪誕性行爲，甚至於即使是與合法配偶的敦倫，倘若採取違反自然方式，以縱欲爲目的，這也是屬於邪淫！也是佛教五戒內所戒止的！

不錯，性是人之大欲之一，西方很多人倡說性自由，性革命，崇尚性的縱情享受，西風東漸，如今連東方人亦有人鼓吹，說什麼「孔夫子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說：「聖人所不禁」，但是，大自然賦予生物以性功能，只不過是生殖繁衍之用，並不是當作其他用途的，看看自然界裡，貓狗與一切動物，都有一定季節時間的，動物的交配，純粹是本能的生殖功能，也很少濫交的事，更沒有像人類這樣挖空心思去想出不以生殖爲目的之無數的怪誕行爲荒唐花樣，動物只有循從本能，而沒有人類那麼多的邪念。人類就多邪念了。

「佛教沒有說禁止同性戀吧？」

當然有！佛教經論很多典籍都有提及，在「四分律」第三十五品就有。

「四分律」是經名，有六十卷，是五部中曇無德部之律藏之一，是佛陀所說，在佛滅後百年，法正尊者（又名法護，梵

音爲曇無德），於上座部之律藏中，採集成文，隨說所止，而爲一分，四度完結，故稱爲「四分律」，是很重要的律藏。對於戒律有很嚴格的要求，此經由姚秦佛馱舍耶與竺佛念兩位大師合譯爲漢文。

四分律三十五品曰：「佛言：黃門於我法中，無所增益，不得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出家受具足戒，應滅擯——是中黃門者，生黃門，健黃門，妬黃門，變黃門，半黃門」。黃門就是不正當的男性。梵語般叱阿毘曇。

憎祇律曰：「是不能男，有於六種，謂從生不能男，一、生，謂從生不能男，二、捺破，謂妻妾生兒，共相妬嫉，小時捺破，三、割却，謂若王若大臣，取人割却男根，以備門闈，四、因他，謂因前人觸故，身根生起，五、妬，謂因見他人行淫，身根生起，六、半月，謂半月男，半月不男。」

四分律三十五所說佛陀言，黃門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出家，就應戒絕。佛言舉出了五種不男：「生」、「健」、「妬」、「變」、「半」。這五種都須戒絕。五種之梵名依次爲：Sandha, Runa (rugna) pandarka, Irsyapandaka, Pandaka, Paksapandaka。

據「玄應普義」的解釋：「生黃門」，就是生來男根發育不全者，「健黃門」就是以刀闈割者，「妬黃門」就是見到其他男子而生妬淫心者，「變黃門」就是遇男則生女慕之心，遇女則生男慕者，「半黃門」是就半月不男，半月爲男者。

這樣已經很明白指出：「生黃門」是天闈，「健」是人闈，而「妬黃門」是同性戀者，因羨妬其他人男子的形貌或陽根而起淫心邪意，「變黃門」是雙性戀者，又傾慕男性英俊偉岸，又愛女子，這兩種人，佔了同性戀人數的大部份，現在的美國英國德國社會，很多這兩類的「基佬」。「四分律」在兩千五百年前就說由佛陀指出人性有這些邪淫弱點，必須戒絕！另

外又有言及「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脈（見大藏法數三十二卷），應須戒絕！「不女」就是指「女子同性戀者」——在西方社會也很多而且很公開，視為「無傷」，其實是傷風敗俗的邪淫。

相信在其他經論內還有很多關於佛陀告誡弟子戒邪淫的記載，我手頭書少，一時查不到。

梵網經疏下曰：「五象邪正俱制，二象但制邪淫。」這就是說：在家人（二象）只須戒邪淫，對於正常的夫妻生育，並不須戒，但是出家人則必須戒「邪淫」，亦須戒「正淫」，出家比丘有五百戒及二百五十戒，才稱圓具足戒，其中對於戒淫，已有很嚴格的規定了！至於現有極少數出家未久的青年比丘，時常叫嚷着出家人也應可享受性生活，亦舉出例子來說：西藏的喇嘛，蒙古的喇嘛，很多都不戒淫，不吃素，日本有些宗派的和尚可娶妻子住在廟裏，甚至可換了便裝去嫖妓，這些自命爲了「人道主義」而提倡淫行的少數比丘們，不知他們的圓具足戒是怎麼戒的？

戒，是發自內心的，自己的戒律，對自己的約束，學佛必須從戒入手，從戒而定，而慧。出家是自己發心的，爲什麼自己不能守戒，卻又來提倡反戒律，既要出家，又要行淫，食肉，飲酒，那不是自欺欺人嗎？又要提倡邪淫，真乃其心可誅。

休說佛門寺院內就沒有見不得光的人，如果說佛寺僧侶有百份之九十九是真正修行學佛的人，也還有百份之一是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或者還不只此數！西方社會，修道院內，常發現修士同性戀的醜事外揚，佛教寺院內或者少些，但是難保沒有，記得我在美國某寺掛單，有一個洋人小沙彌和我談得來，他告訴我，他的一個同伴，也是洋人小沙彌，半夜爬上他的床鋪來要和他「做愛」！叫將起來，大家把那小子捉住，老和尚把那小子逐出了門牆（另外又有幾個洋和尚和女弟子暗渡陳倉，暴露之後，不得不還俗）！

或者從這件事也可知爲什麼兩千六百年前，佛陀要立教設戒。佛陀早就看穿人性的弱點了，顯然在古代印度的社會與寺院，一如今日，也必有這些邪淫的事發生，或者也普遍到像中東國家的阿刺伯人，以色列人與希臘人的男色邪淫，社會那樣視為當然。

我認爲佛陀教人戒邪淫，除了是以道德觀念出發與修持之外，也還含有衛生保健，免遭傳染病之深意！邪淫不自今日始，梅毒，下疳等等性病，與「愛得死」自古已流行，於今爲烈耳！

在這裏列出「愛得死」的併發症九種，作爲本文的結束，應該是對於「邪淫」很好的警惕吧：

肺癌，肺炎，皮膚癌，卡普氏皮膚癌（Kaposi's Sarcoma）
口腔及食道癌（Candidiasis）、腦膜炎（Cryptococcosis Meningitis）
，血毒症（Cytomegalovirus），骨髓癌及肝癌（慢性B型疱疹，病毒遺傳……。）

對於那些追求邪淫快樂的人，對於那些不信佛法不願守戒的人，或是雖信佛而不信守戒或不肯戒掉「邪淫」的人。儘管爲了一時的邪淫滿足而將身體生命佈施給「愛得死」過濾病原菌及上述的併發症病菌吧！可是，自己不守戒，可別拉別人下水！

佛菩薩慈悲垂教世人戒「邪淫」，實在是含有極深善意的。可惜向來說戒的大師們，只從修行及道德上去簡單說說而已，沒有從醫學衛生方面去說說，其實，如果從現代最新的醫學觀點去分析，就會發掘出佛菩薩垂教的真諦的深入意來了。一般人往往認爲在家「五戒」太淺近而不予重視，那是多麼嚴重的大錯誤啊！甚至有些人上廟燒香拜完佛，出了廟門之後，却又去攬什麼名女人或看什麼「鹹」畫「鹹」電影「成人影片」或上什麼色情「架步」去，這樣自欺欺人，哪裏算得是真正的佛教信徒？

（完）

虛雲老和尚遺相



六十餘年修持

虛雲和尚

馮瑞

長篇連載 佛教小說

(續上期)

德清說：「大喇嘛美意，我心領了；但我一心往拉薩參拜活佛，然後取道往天竺參拜佛陀聖跡，無論如何艱辛，我亦要達成心願的，如果真會在半途饑寒而倒斃，亦算是未改初志，死又何憾？」

喇嘛僧家都搖頭，互相說：「這個漢人和尚莫非瘋了？什麼都不吃，竟想走到拉薩，又想越過喜瑪拉雅山去朝佛跡！」
滿洲人也笑道：「大師父，你這樣辛苦奔波，爲的是什麼？」

德清說：「不爲什麼，這是我修行學佛的一種罷了。」

滿洲人說：「那也未免太苦了！」

德清道：「玄奘三藏，西行取經，法顯遠渡重洋，都未言苦，我何人耶？何況我只不過是行腳鍛鍊，徜徉山水，樂在其

中？」又說：「既有幸得遇，就請指引，讓我購買些素品乾糧上路。」

滿洲人說：「此地都是山地，山上有些苗族耕種，他們製有蕃薯乾，老玉米乾，我可以帶你去買些。」

德清說：「如此感謝不盡！聽你口音是關外旗人，怎的却到此地？」

滿洲人說：「我們是藍旗，先世奉了聖朝皇帝派駐此地，世代爲官，聚居於此地以北，也有五六千人。」

「原來如此，此地有無漢人呢？」

「也有些西藏土生漢人，不過也都與藏人同化了，未必通曉漢語。」滿洲人說：「就是我們在此的旗人，也很少通漢語的了。」

得到滿洲人的幫助，德清買到了薯乾玉米，仍然隨着西藏商隊，翻山越嶺，繼續前進，沿着裏塘河，溯游而上，穿過狹

窄的山隘，走了十多天，也始終是在雲霧山路內轉來轉去，這沙麓里山脈，東連大雪山脈，西與橫斷山脈平行，德清前望後顧，冰雪群峯哪只萬重山？若非跟隨着藏人商隊，他自己休想認得方向路途了。

德清日間隨衆趕路，晚間住在藏人皮帳內，以避免虎狼和寒冷，帳內燒了熊熊火堆，是驢馬糞乾燒得奇臭，藏人圍在火堆取暖，烤肉爲餐，焦臭四溢，藏人吃得滿嘴滿手油膩，有時也喊德清同食，但是德清都不肯破戒，他自己另外坐在角落裏，啃着薯乾，飲些雪水，那些苗族晒製的薯乾，硬得像石頭，但是細嚼之下，有乳汁的甘美。

晚上，帳內家人已睡得東歪西倒，德清在這些鼾聲之中，德清起來趺坐念佛。從無間斷，他要在這些腥羶之中保持潔淨，他要鍛鍊在這些不利的環境之中修習戒定。修行並不是只到深山世外才做的事，就是在血腥的屠坊之內，在這些混濁的烤肉焦臭，劣酒熏人的環境之中，也更加要修煉自己的戒定啊！每每到了子夜，帳內火堆漸暗，帳外大雪紛飛，又聞狼嗥此起彼落，虎哮陣陣，德清也不驚懼，也不中斷他的念佛趺坐。他的心是靜止的，清淨的，不沾半點塵埃！

當德清隨着藏人商隊走到巴塘之時，已經是六月中旬了。巴塘是沿途他到達的第一個大站，比裏塘較爲人烟稠密，也較爲像個市鎮的樣子。原來此地位於金沙江畔，掌握着出入川藏雲南的要道咽喉，成爲貨物集散中心。德清在市集裏，碰到了各種各樣的商民，其中大部份仍是西藏人，其他是苗族，蒙古族，傜族，擺夷族，哥薩克漢人，蒙古漢人，新疆維吾人……，各族的奇裝異服，奇怪語言，五光十色，十分熱鬧！德清還從來未見過那麼多的民族同聚在一起貿易，他覺得十分興奮，他在市集中轉來轉去，找尋苗族山民購買薯乾，言語不通，只好比手劃腳，他是唯一的穿了漢人海青的內地和尚。當地有些藏人孩童好奇地跟着他，傻笑着向他注視，孩童們越跟越多，他們見慣了身披紅黃袈裟的喇嘛僧，却從來沒見過穿海青的漢人

和尚。等到德清找到苗人的商販之時，他周圍已經圍滿了幾十雙天真的小眼睛了。

然後他們又學着德清的樣子，合十數珠，他們也學他唸唸有詞，嘻嘻哈哈地一路跟隨，又有那些狗兒，也都跟來吠叫追逐，想不到一個平凡無奇的和尚，居然成爲怪物奇觀了。

德清碰到了幾個來此收買皮貨的漢人，過來叱喝趕跑了衆童。那些頑皮孩子，還遠遠地嘻嘻哈哈取笑德清呢！

那幾個漢人講着川音，笑道：「大師父受窘了！」

德清笑道：「不妨事，小孩子跟着也好，好叫他們畧爲認識我們中土的出家人。」

「也難怪他們少見多怪！」商販笑道：「他們這兒，一百年也見不到一個內地和尚來此呀！他們只見慣了紅袍喇嘛，哪見過灰袍的和尚？」

德清因問：「這裏有佛寺嗎？想去拜拜佛。」

商販道：「這一帶到西藏全境，都沒有中土佛寺，只有喇嘛廟，大師父要拜，只好到喇嘛廟去拜。不過，你言語不通，又不知喇嘛規矩，你去了，難保不引起誤會呢。」

德清道：「這又何妨，我迢遙萬里來此，就是要上拉薩去拜活佛，沿途見廟拜佛是應該的。」

商販道：「拉薩是西藏首府，活佛宮中，什麼都有制度規模，容得四方香客來拜，但是這些小地方小廟，喇嘛僧人賢愚不等，對漢人又少認識，你還是能免則免罷！要拜，等到了拉薩再拜不遲！你若在這些小地方吃了虧，不是好玩的。」

德清聽着，也覺有理，就說：「既然各位如此忠告，我就遵教吧！我想請教各位檀越。從此地往拉薩，還有多少路？須從何路前往？」

衆販笑道：「大師父！你要前往拉薩，十程才走得一程罷了！還早哩！還早哩！前面還有的是千山萬水，沙漠冰原，至少也得走上半年，勸你不去也罷！」

（未完）



法住學會設新課程

反應熱烈續辦第六期

佛教法住學會所主辦之思想性、文化性進修課程，形象創新、內容獨特，開設以來，深受各界人士推許，今夏已進入第六期。本期新設科目甚多，其中尤以佛學方面之天台哲學、禪文學，及哲學方面之社會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學，訊息時代與電視文化等最令人注目。連日報名者甚為踴躍，茲錄其各組之重要科目如下：

一、佛學組：開設佛學概論，佛學與人生、中國佛學、佛學名著選讀（淨土三經），天台哲學及禪文學（碧巖錄）
• 講師包括霍韜晦、吳傑超、許友沛、陳沛然、馬少雄等諸位先生。

二、哲學組：開設思考方法、人生哲學、文學與哲學、社會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學及孟子。講師包括李瑞全博士、文思慧博士、葉保強博士、高偉文、尹日滔、張鳳麟、黎華標等諸位先生。

三、文化修養組：開設書法、篆刻、素描、英文文法分析、英文寫作技巧、訊息時代與電視文化、命理學、靜坐、瑜珈、太極、及鶴翔庄氣功，各科講者亦均一時之選。
法住學會學員增加，良有以也。

以上各科六月開課，學位有限，額滿即止。

報名地點：一、法住學會總部：旺角通菜街一〇三號三樓

二、行教部：油麻地彌敦道四九四至四九六號六樓

查詢電話：三一九六六三八、三一三二七八八二（下午後）。

馬佛總會教育獎助學金緣起

（本刊訊）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我佛施教，首重智慧，故稱般若為諸佛之母。本

總會同人，忝承聖教，僉以承先啟後，莫重於教育。爰一致倡導，舉辦教育獎助學金，為光大中華文化，續佛慧命之基本要圖。

助學範圍，視經濟能力而定，小之如助升學考試費用，大之如助升入各級中學大專學府或國外大學，皆屬應辦之事。良以清寒之家，常多聰穎子弟，天生英才，若不妥為培植，實國家社會之莫大損失，亦違我佛渡生濟世之悲願。

同人等德薄能鮮，殷望各縉素大德，各界仁翁，與民胞物與之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視青年有失學者，感然於懷，隨力所及，賜以資援，捐獻獎助學金，則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總會當妥為運用，以應亟需獎助之學子。

捐助仁翁之紀念辦法，及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規章，當依實際情況評定之。敢懇各階層善信，深體佛重慈悲尤重好施樂善，種善因未省不得善果者，盡已堪能，襄此善舉，則不特福德無盡，佛天亦共感矣。

清涼藝展的花開果滿

——第十三屆涅槃經變與禪畫的創作

第十三屆清涼藝展，在陽明山區分別展出，五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假永明樓，廿日至廿一日，假華崗大恩館佛教文化研究所。展出內容仍分三專題：一、「涅槃經變圖」，乃擷取涅槃經、甚深意義的經旨事態人物繪製成圖，有雙林示寂、純陀獻供、拘尸城、善自王、頂生王等新作。二、「佛國」陳列蓮華學佛園師生恭繪菩薩聖像為主題。三、「清涼」，陳列華梵佛學研究所、蓮華學佛學園師生之山水、書法，曉雲法師之禪畫「隻手之聲」「雲煙世界」等新作及舊作。五月十八日星期日晚上七時至九時，並有清涼音樂晚會。農曆四月初八，以清涼藝展紀念釋迦文佛聖誕之佛教文化活動。

清涼藝展為曉雲法師所領導主持者，發起以書畫樂音紀念佛陀聖誕之創舉。民國六十三年首屆舉行於台灣省立博物館，每屆均以專題創作，歷屆專題變化各有不同。

陽明山區佛教藝術之發揚，配合每屆清涼藝展，而出版有清涼藝展特

刊，已有十三期，介紹佛教藝術和理論。曉雲導師每期皆執筆撰文發表。尤以對禪畫之為大眾帶來清涼日清涼風，佛菩薩像、經變圖，乃雙重美育作用，佛教藝術思源及觀賞感受，對淨化人心，不無影響。曉雲導師所領導的佛教教育文化機構道場，都充滿佛教藝術氣氛。有「境教」（環境教育）推行之意義，凡佈置與陳列，雖簡樸而清新，實是現代教育之拓土者。清涼藝展從第五屆開始，並不斷的應邀到海外各國展出，如美國加州博物館，西柏林匹茲堡市政府，比利時比京布魯塞爾等國，展出甚獲佳評。

華嚴專宗學院 招考研究人員啓事

招考目的為培植高級佛學研究人才。

招考對象：凡在三專以上或高級佛學院畢業，年齡在卅五歲以下出家或在男女兩家均可報考。

在學待遇：女衆膳宿免費，僅提供男衆伙食，不備住宿。每年由本所提供研究補助費新台幣三萬元。以三年期限。

簡章備索：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十四號。

電話：三五一八三三三、三四一四七六〇、三五一三八六八。

三藩市大覺蓮社弘法活動

（美西訊）三藩市大覺蓮社為金山灣區熱心佛教徒所創辦，以弘法益智為主旨。設講經處於沙加緬度街一六五五號。定期舉行佛學講座，敦請大法師、居士等作佛學講演，或供佛學團體借用研究。自一九八四年創立迄今已兩年餘。歷次主講人均為佛教碩彥，聽眾受益良深。聽眾中有遠自二埠偕全家趕來聽經者，亦有八旬老人扶杖參加，遠在貝克利加州大學就讀之青年同學及教職員亦時來參加。佛教西傳，所受重視，於此可見。

先後主講者有談禪法師，淨空法師，仁俊法師，幻生法師，妙境法師，無虛居士，法嚴法師，霍韜晦居士，海燈法師，印海法師，普獻

法師等。法嚴法師係在初出家時，特別講述「我為什麼出家？」頗為聽眾讚佩。

本年二月，該社再請妙境法師講述全部維摩詰所說經，聽眾更為踴躍。妙境法師舌燦蓮花，講解詳盡，間以講故事方式，深入淺出，更能引人入勝。現仍由妙境法師繼續講解中，時間每週六下午兩點半至四點半。

「弘一大師全集」

編委會 在泉州成立

（本刊訊）「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出版委員會最近在福建省泉州市成立，並開始工作。發起單位有：泉州市佛教協會，泉州弘一大師紀念館，泉州歷史研究會等。公推林子青主任，陳珍珍和豐子愷女兒豐一吟、劉質平兒子劉雪陽等任副主任，委員包括文藝、教員、佛教界人士黃柏齡、伍澤旭、林傳常、薛俊安、蔡惠明等共二十三人。

泉州是一代高僧弘一大師後半生的居住地和圓寂處，他在這裏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手跡。弘一大師的研究領域，橫跨佛學、文學、美術、書法、戲劇、音樂等多種學科，在泉州編輯出版他的全集，有其特殊意義。

「弘一大師全集」編委會就「全集」的分卷、資料收集、編輯體例、出版印刷等事宜進行了研究，計劃在兩年內先出佛學、書法等分冊，十年左右出齊。並邀請海外和港澳地區佛教界人士參加編纂工作，協助搜集有關文稿和手跡等資料。

台中華佛學研究所啓事

本所為專門培植現代國際佛教學術研究人材的教育機關，除提供研究方法、指導經論講讀研習，並重視研究之語文工作（如梵、藏、巴、英、日、漢）等之密集訓練，以期於三年內，達成論文之撰著，熟習語文運用之能力為目的。目前已有部份研究生修畢本所課程，赴美、日等國繼續深造。

今為本所新廈落成，為提升佛學研究層次，本年度招收學生研究將增加錄取名額，凡大專（三）院校，研究所，高級佛學院畢業之優秀青年均可報考，以考試程度決定取捨。歡迎有智進取

佛乘之僧俗青年踴躍報名。

簡章備索：

中華佛學研究所

地址：陽明山華崗大恩館九樓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册港幣 6.00

香港 全年十二册 (連郵費) 港幣 80.00

台灣

日本

泰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亞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歐洲

澳洲

全年 平郵 US \$11.00

空郵 US \$20.50

全年 平郵 US \$13.00

空郵 US \$22.00

捐款鳴謝

何澤霖居士	港幣2,000.00元
中國禪寺佛場	港幣100.00元
馬金城居士	港幣100.00元
陳綺蘭居士	港幣100.00元
梁志如居士	港幣100.00元
鄭覺味居士	港幣 50.00元
妙法寺	港幣8,662.80元
總計	港幣 11,112.80元

一七〇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捐款項下撥入	港幣 11,112.8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4,945.00元
總計	港幣 16,057.8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9,476.80元
稿費	港幣 3,080.00元
郵費	港幣 2,101.00元
什費	港幣 1,400.00元
總計	港幣 16,057.8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出版人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發行人 釋洗塵
 編者 沈金山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味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所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中山北路六段231號二樓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Husuan Tsang Buddhist Temple, P.O. Chowbaga,

Dist 24, Parganas, Calcutta-39,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佛經流通處

香港 灣仔道234號E2地下波文書局

香港 百德新街55號華納大廈五樓B香港佛學書局

九龍 金巴利道27號永利大廈二樓智源書局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三〇

中華民國七五年

六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陸元

六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港幣陸元



△ 泰山碧霞祠

△ 依山而建的玄中寺大雄寶殿

本刊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 山西交城巖山宋代建造之白佛塔

△ 巖山白佛塔眺望玄中寺全景